

書叢藝文益羣

蕩花蘆

著 犁 孫

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書叢藝文益羣

蕩 · 花 · 廬

著 犂 孫

行刊 社版出益羣

· 1949 ·

羣益文藝叢書

燕宿崖（長篇）

周而復

村長和他的兵（中篇）

丁克辛

龍頭山下（中篇）

郁茹

雛鶯（中篇）

丁易

蘆花蕩（短篇）

孫犁

工人張飛虎（短篇）

康濯

結親（短篇）

葛琴

兩條路（短篇）

紺弩

獸道（短篇）

沙汀

烏鴉與麻雀（劇本）

陳白塵

文藝論文集（論文）

茅盾

星火集（論文）

何其芳

新的起點（論文）

周而復

血書（雜文）

紺弩

這是我們奉獻給新老解放區的讀者們的一本文藝叢書，作品選擇的標準是以爲工農兵的文藝創作爲主，再配合上反映蔣管區現實的優秀創作，及關於創作問題的論文，上面已經編好的作品，全部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以前出齊，以後將繼續編印并告訴讀者。

目次

「藏」	一
蒿兒梁	三四
碑	四三
丈夫	五九
蘆花蕩	七〇
邢蘭	八一
戰士	九一
女人們	九九

「藏」

這一家就住在村邊上，雖然家裏不寬綽，新卯從小可是嬌生慣養，父親死的早，母親擰着紡車把他拉扯大，真是要星星不給月亮。現在他已經是二十五歲的人，娶了媳婦，母親脾氣好，媳婦模樣好，過的是好日子。媳婦叫淺花，這個女人，好說好笑，說起話來，像小車軸上新抹了油，轉的快叫的又好聽。這個女人，嘴快腳快手快，織織紡紡全能行。地裏去賽過一個好長工。她紡線，紡車像瘋了似的轉；她織布，槌柏亂響，梭飛的像流星，她做飯，切菜刀案板一齊亂響。走起路來，兩隻手甩起，像掃過平原的一朵小旋風。

婆婆有時說她一句：「你消停着點。」她是担心她把紡車輪壞，把機子碰壞，把案板切壞，走路栽倒。可是這都是多操心，她只是快却什麼也損壞不了。自從她來後，屋裏乾淨，院裏利落，牛不短草，鷄不丟蛋。新卯的娘念了佛了。

剛結婚那二年，夫婦的感情好像不十分好。母親和別人說：「晚上他們屋裏沒動靜，聽不見說說笑笑。」那二年兩個人是有些彆扭，新卯總嫌她好說，媳婦在心裏也不滿意丈夫的「話貴」和拉場。但是很快就好了，夫妻間容易想到對方的好處，也高興去遷就。不久新卯的話也多些了，穿戴上也乾淨講究了。

淺花好強，她以為新卯不好說不算什麼，只要心眼實在，眉裏眼裏有她也就夠了。而且看來新卯在她跟前話也真是不少。她只是嫌他當不上一個村幹部。年上冬天，新卯參加了村裏的工作，並且人們全說他是個頂事的幹部，掌着大權，是村裏的「大拿」。可是他既不是村長，又不是農會主任，不是治安員也不是調解委員。淺花問他他不說，晚上問，他裝睡着了，呼呼的打鼾睡。淺花有氣，「什麼話這樣貴重，也值得瞞着我？」她暗施一計：在黑暗裏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唉，八路軍領導的這是什麼世道啊！」『你說這是什麼世道，八路軍那一點對不起你？』新卯醒了，他狠狠的給她講了一番大道理，上了一堂的政治課，粗了脖子紅了臉好像面對着仇人。淺花暗笑了，她說：

『你是這裏邊的虫，好堅決，和我也說實話。』

『你嘴淺。』新卯說。

他又轉過身去睡了，這樣常常氣的淺花一直睜眼到天明。今年春天，春耕地耘上了，出全了苗，該鋤頭遍了，新卯却什麼活也不願意去做。在家裏的時候更少了，每天黑更半夜才家來，早晨天一亮，就披上袍子出去了，家不像他的家，家裏的人見他的面也難。淺花又是六七個月的身子，飯熟了還得忝着大肚子滿街去找他，也不一定找得來，找回來像赴席一樣，喝上一碗飯將筷子一擺就披上那件破棉袍子出去了。一頓飯什麼話也不說。他的母親雖然心痛兒子，可是對他近來的行動也不滿意，只是存在心裏不說，淺花可蹙着一肚子氣等機會發洩，她倒不是怨他不到地裏去做活，她傷心的是近來對家裏的人太冷淡，他那嘴像封起來的，臉上滿掛着霜，一點笑模樣也看不見。半夜人家睡醒一覺了，他才家來，什麼也不說，倒頭便睡，你和他念道個家長裏短吧；他就撒沒好氣說：

『你叫人歇一下子吧，我累。』

淺花說：

『你累什麼呀？水你不挑，柴你不抱，地你不鋤，草苗快一般高了！』

『你不知道，我有工作？』

他倒發火了。淺花只好冷冷的一笑，過半天自己又忍不住的小聲問道：

『你近來做什麼工作呀？』

『你沒聽說風聲不好？』

風聲不好，我看又是謠言，就是吧，你也得照顧自己的身子呀，你近來臉色不好，身上又瘦多了。』

這時她才心痛起他來，他近來吃飯很少，眼都陷了下去，叫他睡覺吧，她不言語了。

又過了兩天，他竟連夜不家來睡覺，天明了才家來，累的不像個人樣子，進家就睡了，睡上多半天才起來。可是天一擦黑便又精神起來，央告着說：

『給我做點好吃的吧。』

母親聽見了便說：

『你給他炒個雞蛋烙張餅。』

媳婦雖然不高興他出去，却也照樣給他做了，看着他一邊吃她一邊問：

『吃了好東西幹什麼去？』

他裂着油光的大厚嘴唇說：

『這可不能告訴你！』

鄉下的夫婦，有這麼三天五天不在一條炕上，淺花就犯了疑心。她胡猜亂想，什麼工作呀，夜間出去白天回來？她家住在頂南頭村外，不常有人來，她想，村裏幹部多着呢，別人不一定這樣。這一天，大街上劉喜的媳婦來借棧來，淺花就問她：

『大嫂子，你聽見說敵人又要出來掃蕩嗎？』

『沒聽見說呀！掃蕩怕什麼呀，我就不怕。』

『可是俺家他爹沒事忙，現在連黑夜間也不家來睡覺了！』

『哈！不家來睡覺，到那裏睡呀？』這女人大吃一驚張着嘴問。

『誰知道，有這麼三四宿了，人家說工作忙。』淺花嘆了一口氣。

『準是工作忙唄！』那女人說着却撇了撇嘴『工作忙，一天家是男女混雜，咱也不知道那是幹什麼工作？』

『大嫂子，你聽見什麼風聲了嗎？』淺花直着眼問。

『沒有，你家他爹很老實，不像那些流氓蛋，你們夫妻的感情又不錯，不過你要留點神，年輕的人說變心可快哩，街上那些小狐狸們可能勾引着哩，說句不嫌你見怪的話吧；那一個不比你年輕。』

這一晚淺花留上心，心裏也頂生氣，做晚飯了，丈夫從炕上爬起來迷着眼走出來說：

『扞點白條子吃吧？』

淺花的臉刷的拉下來，嘴撇的可以拴一匹小驢，臉上陰的只要有一點風吹，就可滴下水來。半天才喪聲喪氣的說：

『好吃的吧，你是有了功的了！』

『有功沒功，反正盡自己的責任。』丈夫認真的說。

『甕裏沒水！』淺花把手裏的空水瓢往甕裏一丟大聲的說。

『我去担。』丈夫不緊不慢的担起水桶出去了。

等他担了水來，淺花還是生氣，在灶火前低着頭，手裏撕着一根柴火葉，丈夫

說：

『快燒吧，你也知道發愁？別發愁，只要我們有準備，多麼困難的環境也能通過去。』

淺花越聽越沒有好氣，她想，你念什麼咒呀！她打起火來，可是手有些顫，火鏟鏟在火石上，火星却落不到火絨上，丈夫接過去給她打着了，裂着大嘴笑了笑

說：

『真笨。』

『我們是笨。』淺花把火點着，一手拉動風箱，『你去找精靈的去啊！』丈夫

也聽不出頭緒，他以為女人也正在不高興，他就坐在台階上去，看着野外的高粱在晚風裏搖擺。近來天旱，高粱長的才一尺來高，他想，下場透雨吧，高粱長起來就是敵人掃蕩也就不怕了。他望着那裏發呆，淺花又忍不住，她扭轉頭來問：

『你別又裝傻，我問你，這幾日夜裏你出去幹什麼來？』

『搞工作。』丈夫回過頭來還是心平氣和的說。

『什麼工作？』

『抗日工作。』

『你不用和我花馬掉嘴，你好好的告訴我沒事！』

女人是那麼橫，直眉瞪眼臉發青，丈夫也有些惱了。惱的是，女人為什麼這麼糊塗，這麼頑固，這麼不知心，這麼不心痛人！我黑間白日累個死，心裏牽掛着這些事，她不知道安慰我，還淨找斜碴，他也嚷着說：

『我不能告訴你，你為什麼這麼橫：你審我嗎？』

母親聽見他們吵嘴，趕緊出來說了兩句，兩人才都不言語了。這一頓晚飯，一

家人極不痛快，誰也沒說話。

等新卯吃完飯母親將他叫到屋子裏說：

『你整天整夜忙的什麼，也不在家裏照顧照顧。』

新卯沒有說話，守着母親坐了一會，天已經大黑了，他走到外間屋裏，想出去，淺花正在門簾外慎着，一伸手就把他拉到自己屋裏來。她在炕沿上一坐，哭着說：

『今黑夜你就不能出去，你出去我死在你手裏！』

新卯瞪了瞪了眼想發火，但轉眼看了着她，他忍下去了，他在屋裏轉了一會，淺花汪着兩眼淚釘着他，他嘆了一口氣說道：

『我再出去一晚上。』

『不行！』

『你行行好，我算向你告假？』

『不行。』

淺花轉過臉去啼哭起來，那臉在燈光下是那樣的黃，過了一會，轉動那笨重的大肚子仄到炕上去了。新卯又在屋裏轉了半天，他一邊脫衣裳一邊向媳婦解釋：

『聽你的話值好像我在外邊有男女關係，絕沒有那回事，你怎麼這樣猜疑呢，我是那樣的人嗎？』

淺花轉過臉來說：

『沒有那回事，爲什麼淨夜裏出去，爲什麼一出去就是一宿，一回來就是那麼麼乏，還向我要好的吃，我沒那些個好東西來養着你！』

新卯說：

『你不信就罷，這反正和你說不着。』他鑽進被窩睡去了。淺花爬起來脫了衣服吹滅燈也睡了。外面起了風，吹的窗戶紙響，外邊的柴禾葉子也飛着。不久，淺花翻過身去呼呼的睡着了。

新卯靜靜的躺着，靜靜的坐起來，穿好衣服。下炕來，摸到外間，輕輕的開了門。外面很黑風很大，但是春天的風吹到臉上是暖的，叫這樣的風吹着，人的身上

也懶起來，身子輕飄飄的，反倒有些睡意了。他集中了一下精神，振作了一下，奔着村南走去。他順着那條窄窄的通到菜園子的小道走去，野外也很黑，但他可以看見那一望無邊的高梁地在風裏滾動，在遠處柳樹林的風很大，忽忽地響。

在他後面，淺花像一片輕輕的葉子從門裏飄出來。她的身上雖然很笨重，但是她提着一口氣走的很輕妙，她的兩隻眼什麼也顧不的看，只望定了前邊的黑影子緊跟着。她怕他一回頭看見，又輕輕的躲閃，她走幾步就停一下，常常很快的蹲下去，又很快的站起來，她心裏胡塗又害怕，他是到那裏去呢？

她看見新卯走到菜園子裏站住了。她一閃就進了高梁地坐下去，一尺高的高梁，正好遮住她的身子，但遮不住她的眼睛，她看見他衝着井台走過去了。她心裏猛然跳了一下，半夜三更他到井邊去幹什麼？要澆園白天澆不了嗎？他又沒帶着水斗子，莫非有什麼發愁的事或者是生了我的氣要尋短見？這個人可是死心眼。她一挺就立起來。他真的一轉身子掉到井裏去了。

淺花叫了一聲奔着井沿跑去，她心裏一冷差一點沒有栽倒地上死過去。她想，

竟來不及拉他一把，自己也跳到井裏去吧。忽然新卯從井內把頭伸出來，舉着一隻手大聲問：『你是誰？』淺花沒聽清他說的什麼，她哭着喊着跑過去，拉住自己丈夫的那隻手，他手裏抓着一支擲槍。她緊緊的攥他的手，死力往上拉，她哭着說：『你不能死，你先殺了我吧！』新卯一把推了她三尺遠，聳身跳出來，狠狠的壓低聲音說道：『你這是幹什麼？』淺花又跑過去拉住他不放，她躺在新卯的懷裏，哭的是那麼傷心，那麼動情，以致使新卯的心熱起來，感覺到在這個女人心裏，他竟是這麼重要。他的嘴唇動了兩動，真想把真情實話告訴給她，但他心裏一轉想道：一個女人在你身邊滴這麼幾點淚，就暴露了祕密，那還算什麼人？是，告訴她不是告訴別人，她不會賣我，假如她叫敵人抓住了呢，能夠在刺刀前面，烈火上面也不說出這個祕密嗎？誰能斷定？這樣一想他又把嘴閉緊了。他說：

『我不死，你回去吧。』

『你和我一起回去。』

『你看你又是這樣，你總是這麼纏磨我，就誤我的工作，那我就不再見你

了。」

淺花呆在黑影裏，好像也看見丈夫那生了氣的老實樣子。她是聰明人，她想到了一些來由，她輕輕笑了，擦了擦眼淚坐正了說：

『你不對我說，我不怪你。該知道的就知道，不該知道的我也不強要你告訴我。』

『這才算明白人！』新卯肯定的說。

『你也得早些回去。』女人站起來要走，她轉眼又看了看丈夫，忽然心裏一酸。她覺得自己是錯怪了他，他是爲了工作，才不回家吃飯，不進家睡覺，夜里一個人在地裏偷偷的幹活。她覺得丈夫有這麼一個別人趕不上，自己也趕不上的大優點。她好像上了了摩天的高山，走進了莊嚴的佛殿，聽見了煽動的講演，忽然覺得自己的心胸也一下寬闊了，忘記了自己，身上好像來了一股力量，也想做那麼一些工作，像丈夫一樣。

『我能幫幫你嗎？』她立定了問。

『不用，你看你那麼大肚子。』丈夫催她走了。

淺花轉身走了幾步。既然知道丈夫夜間出來不是爲了男女關係，倒是爲了抗日工作，一種放下了心的愉快，一種因爲羞愧引起的更強烈的愛情，一種頑皮的好奇心，她走到丈夫看不到的地方停了一會，又輕輕遶了回來，她走到井沿邊，已經看不見了丈夫。

她一個人坐在井台上。風漸漸小了，天空漸漸清朗，星星很稀，那幾顆大的星星却很亮。她探望井裏，井雖然深，但可以看見那像油一樣發光，像黑綢子一樣微微顫抖的泉水，一顆大星直照進去，在水裏閃動，使人覺到水裏也不可怕，那裏邊另有一個小天地。

田野裏沒有一點聲音，村裏既然沒有狗叫，天還早也沒有鷄鳴。莊稼地裏吹過來的風，是溫暖的，是乾燥的，是帶着小麥的花香的。淺花坐在井台上靜靜的聽着想著。

一個在這裏等着想著，那一個却在遠遠的一塊小高粱地裏，一棵小小的柳樹下

面，修造他避難逃生的小道口。他把幾夜來掘出的土，勻整的撒到更遠的地里去，在洞口，他安好一塊四方的小石板。然後他倚在那小柳枝上休息了。他赤着膀子，叫春天的夜風吹着，爲工作的完成高興，爲同志的安全放寬了心，爲那遠遠的勝利日子急燥，爲那就要來到的大掃蕩不安。

然後他把那方小石頭掀開，伏下身像條蛇一樣鑽了進去。他翻上翻下彎彎曲曲的爬着，呼吸着裏面濕潮的土氣，身上流着汗。他在那個大堡壘地方休息了一會，長好的草上已經汪着一層水。他又往前爬，這裏的洞，更窄更細了，他幾乎要拉細了自己的身子，才鑽到了那最後一個橫洞。他抽開幾個磚，探身出來，看見了那碧油油的井水，他用力吸了一口清涼的空氣。兩隻腳登着井磚的錯邊，上了井口，那一個還在那裏發呆沒有發覺哩。

『怎麼你還沒走？』

『我守着你。』

『你這人！』丈夫唉了一聲。

『我知道了。你這裏是個洞，叫誰藏在裏面？』淺花笑着問。

丈夫不高興，他說：

『你問這些事幹什麼，想當漢奸？』

淺花還是笑着說：

『我想起了一件事，自己的事得自己結記着，你是不管的。』

丈夫披上他的衣服沒有答聲。

『我快了，要是敵人掃蕩起來，能在家裏坐月子？我就到你這洞裏來。』

『那可不行，這洞裏要藏別的人。』新卯鄭重的說：『坐月子我們再另想辦法。』

以後不多幾天，這一家就經歷了那個五月的大掃蕩。這殘酷的戰爭，從一個陰暗的黎明開始。

能用什麼來形容那一月間兩月間所經歷的苦難，所眼見的事變？心碎了，而且重新鑄成了；眼淚燒乾，臉皮焦裂，心臟要爆炸了。

清晨，高粱葉黑豆葉滴落着夜裏凝結的露水，田野看來是安靜的，可是就在那高粱地裏豆棵下面，掩藏着無數的婦女，睡着無數的孩子。她們的嘴乾渴極了，吸着豆葉上的露水。如果是大風天，婦女們就把孩子藏到懷裏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。風一停，大家相看，都成了土鬼。如果是在雨裏？人們就把被子披起來，立在那裏，身上流着水，打着冷顫，牙齒得得響，像一陣風聲。

淺花的肚子越沉重了，她也得跟着人們奔跑，忍飢挨餓受驚怕。她担心自己的生命，還要處處留神肚裏那個小生命。婆婆也很耽心淺花那身子，她計算着她快生產了，像這樣整天逃難，連個炕席的邊也摸不着，難道就把孩子添在這潮濕風野的大窟裏嗎？

在一塊逃難坐下來休息的時候，那些女伴們也說：

『你看你家他爹，就一點也不管你們，要男人幹什麼用呀！這個時候他還不拉一把扯一把！』淺花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他也是忙。』

『忙可把鬼子打跑了哇，整天價拿着破斃槍去鬥，把馬蜂窩捅下來了，可就追

着我們滿世界跑，他又不管了。」一個女伴笑着說：『現在有這幾棵高粱可以藏着，等高粱倒了可怎麼辦哩？』

『我看我恐怕祇有死了！』淺花含淚道。

『去找他！他不能推的這麼乾淨……』女同伴們都這樣攬掇她。

淺花心裏明白，現在她不能去麻煩丈夫，他現在正忙得連自己的命也不顧。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新卯藏在小菜園裏，每天下午情況緩和了，淺花還得偷偷給他送飯去。

和丈夫在一塊的還有一個年輕的人，淺花不認識，丈夫也沒介紹過。剛見面那幾天，這個外路人連話也不說，看見她來送飯，只是笑一笑，就坐下來吃。淺花心裏想，那裏來的這麼個啞吧，後來日子長了，他才說起話來，哇啦哇啦的是個南蠻子。

從淺花眼裏看過去，丈夫和這個外路人很親熱。外路人說什麼，丈夫很聽從，淺花想：真是，你要這麼聽我說也就好了。

這天她又用布包了一團飯揣在懷裏，在四外沒有人走動的時候，跑進了對面的高粱地。從一人來高密密的高粱裏鑽過去，走到自家的菜園。高粱地裏是那樣的悶熱，一到了井邊，她感覺到難得舒暢和涼快。

太陽光強烈的照着，園子裏放着黑豆花和泥土潮熱的香甜味道。

這小小的菜園，就做了新卯和那個人退守的山寨。他們在井台上按好了轆轤，還帶着一把鋤，將槍掖在背後的腰裏，這樣遠遠看去，他們是兩個安分的農夫，大大的良民。雖然全村廣大的土地都因為戰爭荒了，這小小的菜園却拾掇的異常出色。幾畦甜瓜快熟了，懶懶的躺在太陽光下面。

人還沒有露面，這沉重凸漲的大肚子先露了出來。新卯那大厚嘴唇就動了動，不知道因為是喜愛還是心痛。

『那邊沒事嗎？』他問。

淺花說：『沒有。』

新卯和那人吃着飯，淺花坐在一邊用褂子擦扇着汗，那個人問：

『這幾天有人家去睡覺了？』

『家去的不少了，鬼子修上樓了不長出來，人們就不願再在地裏受罪了。』淺花說。

『青年人有家去的嗎？』那人着急的問。

『沒有。』新卯說：『我早下了通知。』

那個人很快的吃完飯，站起身來，望望她的肚子笑着說：

『大嫂子快了吧，還差多少日子？』

淺花紅了臉看着丈夫。那人又問新卯，新卯說：

『誰鬧清了她們那個！』

『你這個丈夫！』那個人說：『要關心她們麼！我考慮了這個問題，在家裏生產不好，就到這洞裏來吧，我們搬到上面來睡，保護着你，你說好不好？』

淺花笑着說：

『那不成了耗子嗎？』

『都是鬼子鬧的麼！』那個人憤憤的說。

新卯吃完了飯，跑去摘了幾個熟透了的大甜瓜，自己吃着一個，把那兩個搬到淺花面前，他說：

『還是這個玩藝省事，熟透了不用摘，一碰自己就掉下來了。』

淺花狠狠的斜了他一眼。

她回到家裏，心裏猶豫着，她不願去擾亂丈夫，又在家裏睡了。

這一晚上敵人包圍了她們。滿街紅燈火仗，敵人把睡在家裏的人都趕到街上去，男男女女哆里哆嗦走到街上慌張的結着扣子提上鞋。

敵人指名要新卯，人們都說他不在家，早跑了。敵人在人羣裏亂抽亂打，要人們指出新卯家的人，人們說他一家子都跑了。那些女人們，跌坐在地上，身子使勁往下縮。央告着前面的人把自己壓在下面，當母親的用衣襟蓋住孩子的臉，用腰壓住自己的女兒。在燈影裏，她們盡量把臉轉到暗處用手摸着地下的泥土塗在臉上。身邊連一點柴禾絲也沒有，有些東西掩蓋起自己就好了。

敵人不容許這樣，要人們直直的跪起來，把能找到的東西放在人們的手裏，把一張鐵犁放在一個老頭手裏，把一塊門扇放在一個老婆手裏，把一根粗木棍放在一個孩子手裏，命令高高舉起，不准動搖。

敵人看着人們在那裏跪着，托着沉重的東西，胳膊哆嗦着，臉上流着冷汗。他們在周圍散步，吸煙，觀看詳細。

淺花托着一個石砣子，直着身子跪着，肚子裏已經很難過，高舉着這樣沉重的東西，她覺得她的腸子快斷了。脊背上流着冷汗，一陣頭暈，她栽倒了。敵人用皮鞋踢她，叫她再跪好，再高舉起那東西來。

夜深了，就是敵人也有些乏困，可是人們還得掙扎着高舉着那些東西。

燈光照着人們。照在敵人的刺刀上，也照在淺花的臉上，一點血色都沒有，流着冷汗。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，她想想點什麼，却什麼也不能想。

她眼裏冒着金星，在眼前飛，飛，又落下，又飛起來。

誰來解救？一羣青年人在新卯的小菜園集合了，由那外路人帶領，潛入了村

莊，爬在房上描進敵人腦袋射擊。

敵人一陣慌亂，撤離了村莊。他們把倒在地下的淺花抬到園子里去。

不久，她就在洞裏生產了。

洞裏是陰冷的，潮濕的，寒冷的，那是三丈深的地下，沒有一點光，大地上風也吹不到這裏面來，一個女孩子在這裏降生了，母親給她取了個名，叫「藏」。

女孩子的第一次哭聲只有母親和那深深相隔不遠的井水能聽見，哭聲是非常悲哀和悶塞的。

在外面的大地裏，風還是吹着，太陽還是照着，豆花謝了結了實，瓜兒熟了落了蒂，人們還在受着苦難，在田野裏進行着鬥爭。

高兒梁

一九四三年，敵人冬季掃蕩開始了，楊純醫生帶着五個傷員，和一個小女看護，名叫劉蘭，轉移到繁峙五台交界地方，住在北台腳下的成果菴裏。五台山有五個台頂，北邊的就叫北台。這是有名的高山，長年積雪不化，六月天走過山頂，遇見風雹，行人也會凍死。

一條石溝小河繞着成果菴的粉牆急急流過。站在成果菴的大殿台階，可以看到北台頂上雄厚的雪堆。

經了幾天情況緊急，區委書記夜裏來通知楊醫生，叫他往山上轉移，住到高兒梁去。

他們清早出發，楊醫生走在前面，招呼着担架，輕抬輕放，腳下留神，不要叫冰雪滑倒。他看好平整的地方，叫大家放下擦擦汗休息一下，就又往上爬。

劉蘭跟在担架後面，嘴裏冒着熱氣，一步一步挨上來。楊醫生把她的衛生包接過來，掛到自己身上。

他的身上，東西已經不少，一枝大槍，三十粒子彈，五個手榴彈，一個皮藥包。兩條米袋像圍巾一樣纏在他的脖子裏。背上，他自己的被包馱着劉蘭的被包。他挺身走着，山底子鞋拍啦啦沈重的響着。

『楊醫生，我們的藥棉又不多了。』劉蘭跟在後面說。

『到蒿兒梁，我們做。』

『怎麼着弄個消毒的小鍋吧，做飯的大鍋，真不好刷乾淨，老百姓也不願意叫使！』

『這也要到蒿兒梁想辦法。』

劉蘭又問：

『傷號光吃苡麥不好吧？』

『到蒿兒梁，弄些細糧吃。』

『蒿兒梁，蒿兒梁！到了蒿兒梁。我們找誰呀？』

『找婦救會的主任。區委書記沒說她叫什麼名字，只說一打聽女主任，誰也知道。』

他們順着盤道往上走，轉過三四個山頭才看見在前面的山頂上，有一個小村莊。這小村莊叫太陽照得發光，禿禿的沒有一顆樹，靠它西邊的山上，却有一大片叫雪壓着的，密密的杉樹林；隔着山溝，可以聽見在樹林邊緣奔跑的狗子的尖叫。村莊裏有一隻雄雞也在長鳴。再繞過一個山頭，看見有一窪泉水，周圍結了厚冰，一條直直的小路，通到村里去。村里的人吃這個泉的水，村莊不遠了。

這個不到三十戶的小村，就叫蒿兒梁。

主任去住娘家了，還沒有回來，主任的丈夫，一個五十來歲的粗壯漢子，把他們安排到一間泥牆草頂小小的南屋裏，隨着糧秣送來了茅柴，就點火燒起炕來。

楊純到村莊周圍轉了一轉。都是疏疏落落的草頂泥牆小房，家家也都沒有籬笆。村裏村外，只有些小小的被麥階塍，蓋着厚雪。街道上，担水瀟瀟，結了一層

冰，全材只有一棵歪把的老樹，但遍山生長着那麼一叢叢帶刺的小樹，在冰天雪地，滿掛着壘壘的，鮮豔欲滴的紅色顆粒。

人們輕易不出門，坐在炕上，撥弄着一盆紅紅的麥秸火。婦女們出來一下子，把手插在腰裏，又趕緊跑到屋里去。

主任的丈夫，在院裏備好一匹小毛驢，出門去了，第二天，把主任接了回來。到了院里，主任才從毛驢上跳下。她不過二十五歲，披着一件男人的深黑面的黑羊皮襖，紫色的圓頂帽子裝飾着珠花。她嘻嘻的笑着跑到南屋裏來。她的相貌，和這一帶那些好看的女人一樣，白胖胖的臉，鮮紅的嘴唇和白牙齒。她看了劉蘭一眼，又看了楊純一眼，笑着不說話。劉蘭跟她到炕上暖和，她說：

『這是俺的家，我要讓你們哩！』

楊純說：

『你就是主任呀，我們把你的房子佔了。』

『不要緊！』主任說，『老頭子說你們來了，我真高興。』她伸過手去摸了摸

炕席說：『好，炕還熱。不行哩，我們這個地方冷呀！有人給你們做飯？』

劉蘭說有。

『一會，我給你們搓窩窩吃，別看我們蒿兒梁村小，我搓的窩窩可遠近知名哩！』

晌午，主任推門進來，她脫去了羊皮衣，穿一件破舊的紅棉襖，懷抱着一大堆光亮的黃色玻璃瓦，這是搓窩窩的工具，她說託人到台懷買來。她站立在炕邊，捲起袖子，她搓的窩窩又薄又小，放的整整齊齊。

『好妹妹！』主任笑着對劉蘭說：『我叫你頭一回吃這麼講究的飯食，你離開蒿兒梁，你要想蒿兒梁哩！』

『我不想蒿兒梁，這個冷勁我受不了！』劉蘭也笑着說。

楊純說：

『你要想蒿兒梁的窩窩吃哩！』

『對了，你要想我這手藝哩！』主任笑着把手掌拍一拍。

『爲什麼你的胳膊那麼胖？』劉蘭問，『是吃莜麥吃的？』

『享福享的吧！』主任說，『這幾年我是胖了，那幾年，我比你還瘦哩，我的好妹子！有工夫，我要和你說一說我受的苦哩！』

夜間，主任叫劉蘭搬到她新拾掇好，燒了炕的小東屋裏去睡，打發她的男人，到別人家去睡了。這一夜，主任把頭放在劉蘭的枕上，敘說她的身世。她說：

『我家在川里，從小給地主當丫頭使喚。十六歲上，娘才把我領回家，嫁給這里，我今年二十五，男人比我大一半。他是個實落人，也知道痛我。我覺着比在地主家裏受人欺侮強多了。這幾年，減了租子，我們也能吃飽，又沒有孩子累着，我就發胖了。』

『我問問你。』主任從枕上抬起頭來。『我們的仗，又打的不好嗎，怎麼你們又跑到這個野地方來？』

『仗打的好。』劉蘭說，『這是傷號，要找個安穩地方。』

『我就怕咱們的仗打敗了！』主任長舒一口氣。『我們種的是川里地主家的

地，咱們勝了，他就不敢山上來，你們一走，他就派人來嚇唬我。我就盼，咱們打勝仗，要把川里也佔了，咱們的日子會更好過哩！那時，這地，就成了咱自己的吧！』

『對了，以後，誰種的地就是誰的。』

『我想，總得是那樣。』主任說，『不把敵人打走，我的命運在人家手心裏變着哩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我娘把我領出來，嫁給了這里。那家地主看見我出息的好了，生了不正心哩！他叫人嚇唬我，叫我回去，又嚇唬我的男人，說叫三畝地換了我。他雜種想着吧！他覺着我還是那幾年，給他當奴才的時候哩！』

停了一會，她說：『妹子，我就靠着你們，把仗打好了，我們就都熬了出來。你睏了吧，靠近我點睡，你會暖和些。』

劉蘭每天的工作，是燒開水，煮刀剪鉗子消毒，團藥棉，這些事情，主任全幫

她做，她好問，又心靈手巧，三兩天，就學會了。她幫着劉蘭給傷號們去換藥，和他們說笑，傷員們聽劉蘭說，主任住的窩窩好，就爭着求她做飯，這樣一來，她就整天捲着兩隻袖子，帶着兩手麵，笑出來，笑進去。

在這小莊上，也還有莜麥麵和山藥蛋吃。不管怎樣變，也還是莜麵和山藥蛋，不久傷員們就吃膩了，想吃點別的。楊純到處打聽，想給他們弄些白麵，羊肉，白菜和蘿蔔吃。可是在這小莊上，你休想找到這些東西，問到那些老人，老人們說：莊子上有的東西，還是多麼貴重，我們也給你們吃，要討換這些東西，除非是到川里。

自從添了這麼七個生人，小莊上熱鬧起來，兩盤饅子整天不開，有時還要點上燈推莜麥，青年人要去放哨，坐探，小孩子要去送信砍柴，婦女們摺洗傷員的藥布衣服，分班做飯。全村每個人都分擔了一點責任，快樂並且覺到光榮。

整個小村莊在熱情的支援幫助這個小小的隊伍，楊純不願再多煩麻他們。他和主任商量，主任笑着說：

『你站在這個梁上想大米白麵吃，那就難死了，你可以到川里去找。』

楊純說：

『情況這麼緊，怎麼能到川里去？』

主任說：

『敵人都到山裏掃蕩了，川里這會空着哩，不要緊，你去吧，那裏什麼都現成！』

『你看，我是離不開！』楊純說。

『離不開你的傷員，怕他們受了損失。』主任說：『你還是不信服我們這小莊子。你把他們交給我，你放心去吧！』

楊純沒有答聲。他不能離開這些傷員，他覺得就像那些母親，在極端困難的時候，也不能放下那拖累着的孩子一樣。主任望着他。她說：

『要不，你給我寫個信，我去。』

楊純說：

『那也不好。』

『你這人，這樣也不好，那樣也不好，你就拿出你那巧妙辦法來呀！』

『我怕你遇見危險。』

『我遇不見危險。』主任說：『就是遇上我也認了。我怕我碰上鬼子？碰上他們，他們也沒辦法，他們捉不住那滿山野跑的豹子，就捉不住我。』

『那就讓你跑一趟吧！』楊純說。

他給川里負責的同志寫了信，主任看着他把圖章蓋的清清楚楚，才收起來，放在棉襖的底襟裏。披上她那件大皮襖，就向楊純告辭。楊純把她送到村北口那顆歪老的樹下面，對她說：

『去到川里，見到熟人，千萬可別說，咱這莊上住着八路！』

主任笑了一笑，用她那胖胖的手掌把嘴一蓋，說：

『我這嘴嚴實着哩！』她看了楊純一眼，接着說：『楊同志，我不佩服你別的，就佩服你這小小的年紀，辦事這麼底細，心眼這麼多！』

她翻身走了，踢着路上的雪和石子。轉過山坡，她好像又想起了什麼，轉身回來，喊道：『楊同志，我們當家的病了，你去給他看看吧！』

楊純問：

『什麼病呀？準是受了風寒，你給他點洋藥吃吧！』

她那清脆的聲音，在山谷裏，驚起陣陣的迴響。

楊純回到家裏帶上藥包去給主任的丈夫看病。他住在游擊組員叫青兒的小屋裏。楊純推門進去，老人笑着讓他坐。楊純說：

『不舒服嗎？我給你帶了藥來。』

老人說：

『不要緊。只有些頭痛！不用吃藥。藥很貴的，我一輩子沒吃過藥。』

青兒笑着說：

『哥哥吃點藥吧，吃了藥，同志也不跟我們要錢！』

楊純爬過去，摸一摸他的橫着深刻綉紋的前額，又摸一摸他的暴顯着粗筋的

脈，說：

『不要緊，叫兄弟給你燒些水，吃點藥就會好了。』

楊純給老人包出藥來，青兒點火燒水。

老人說：

『一定是她告訴了你。』

楊純說：

『你說的是主任呀？』

老人說：

『是她。黑間她來了，我說不要緊，我叫她回去了。同志，她還年輕，我願意叫他多給咱們做些事！』

停了一會，老人又說：『同志，什麼時候，我們的天下就打下來？什麼時候，把川里的敵人也打走就好了。同志，窮人過着日子，老是沒有個底確哩！』

青兒燒着火說：

『哥哥先擔心他這幾畝地，怕地主再上山來逼入。這兩天，看見情況不好，就又病了。』

楊純安慰鼓勵了老人。

隔了一天，主任的丈夫的病好了，可是情況更緊了，他和楊純商量，在附近山裏，找個嚴實地方，預備着傷員們轉移。

吃過晌午飯，他帶着楊純，從向西的一條山溝跑下去。

到了山底，他們攀着那突出的石頭和垂下來的荊條往上爬，半天才走進了那杉樹林。樹林裏積着很厚的雪，向陽的一面，掛滿長長的冰柱。不管雪和冰柱都掩不住那正在青春的，翠綠的杉樹林。這無邊的杉樹，同年同月從這山坡長出，受着同等的滋潤和營養，它們都是一般茂盛，一般粗細，一般在這刺骨的寒風裏，茁壯生長。樹林裏沒有道路，人走過了，留下的腳印，不久就可被雪掩蓋。主任的丈夫指給楊純：『那邊有一個地窖，』又說：『從這後面上去，就是北台頂，敵人再也不能上去！』

她扶着那條陡峭的小路，小路已經叫深雪掩蓋，他扒着杉樹往上走，雪一直陷到他的大腿那裏。他往上爬，雪不斷的從他脚下滾下來，蓋住楊純。楊純緊緊跟上去，身上反倒暖了起來，流着汗，主任的丈夫轉臉告訴他：把你的扣子結好，帽子拉下來，到了山頂，你的手就伸不出來了。

他們爬到一個能站腳的地方，站在那裏喘喘氣。他們就要登上那大山頂，可是從西北方向刮過一陣陣的風，這風頭是這樣勁，使他們站立不穩。看準風頭過去，主任的丈夫才趕忙招呼楊純跑上去。

站在這山頂上，會忘記了是站在山上，它是這樣平敞和看不見邊際，只是覺得天和地離的很近，人感受到壓迫。風從很遠的地方吹過來，沒有聲音，捲起一團團的雪柱。

走在那平平的山頂上，有一片片薄薄的雪。太陽照在山頂上，像是月亮的光，沒有一點暖意。山頂上，常常看見有一種叫雪風吹乾了的黃白色的菊花形的小花，香氣很是濃烈，主任的丈夫採了放在衣袋裏，說是可以當茶葉喝。

薄薄的雪上，也有粗大的野獸走過的腳印。深夜在這山頂上行走，黃昏和黎明，向着山下號叫，這只配是老虎豹。

在這裏，可以看見無數的，像窩兒梁那樣小小的村莊，像一片片的落葉，黏在各個山的向陽處。可以看見台頂遠處大寺院的粉牆琉璃，可以看見川里的河流，河流兩岸平坦的稻田，和地主們青樓瓦舍的莊院。

主任的丈夫說：『我們住的這些小村子，都是窮佃戶，不是廟裏的佃戶，就是川里的佃戶！』

楊純站在山頂上。他覺得是站在他們作戰的邊區的頭頂上，千萬條山谷，縱橫在他的眼前。在山谷裏起伏伏，響着一種強烈的風聲，冰雪伏藏在她的懷裏，陽光照在她的脊背上。瀑布，是爲了養育她的兒女，永遠流不盡的乳漿，現在結了冰，一直垂到她的腳底！

楊純想到：他的同志們，他的隊伍，正在抵擋這寒冷的天氣，熬受着鍛煉，他們穿着單薄的軍衣，背着粗糙食糧，從這條山谷，轉戰到那個山頭，人民熱望他們

勝利。

遠處，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，騰起一層紅色的塵霧。那裏有楊純的家。他好像看見了他那臨河的小村莊，和他那兩間用石堆壘起向陽的小屋，那裏面居住着他的母親。

忽然，主任的丈夫喊：『不好，你來看，敵人到了成果菴嗎？』

楊純看見，在遠遠山腳下面，成果菴那裏點起火，他斷定敵人到了那裏，天氣還早，敵人可能還要往上趕，到蒿兒梁。他隱隱約約聽見了山的下面有槍聲，那是放哨人的警號！

他們慌忙尋找下山的道路，主任的丈夫跑在前邊。他們從雪上往下滑，石頭和荊條撕碎了他們的衣裳，手上流着血。

楊純心裏陣陣作痛，他離開了受傷的同志，使他們遭受犧牲！

當他們跑進那通到村里去的山溝，他們迎見了主任！她滿臉流着汗，手拉着跟踏跑來的劉蘭！在她旁邊是由蒿兒梁老少婦女組成的担架隊，抬來了五個傷員。村

里聽見了警號的槍聲，男人們全到成果巷的路上，主任說，她剛回到家里，就去伏擊敵人了，婦女們跑來和她商量把傷員轉移到那裏去，她決定到這個地方來。凡是有力量的，都在担架上搭一把手，她們把傷員送了出來！

她們把傷員抬到了杉樹林的深處，安置在地窖裏，她們還抬來主任從川里弄來的糧食和菜蔬，婦女們也都帶了乾糧來。

主任的丈夫回到村裏探消息。

夜晚，飄起雪來，婦女們圍坐在地窖旁邊，照顧着傷員。楊純到前面放哨，主任和劉蘭在杉樹林的邊緣站崗。

她們靠在一棵杉樹上，主任把羊皮大衣解開，掩蓋着劉蘭的頭，她們前面有一條小河，河面上已經結了冰，還蓋上了很厚的雪，但是那小小的山溪沖激的很利害，在厚厚的冰下面，還聽到它那涼涼的尋找道路，流向前去的聲音。

主任緊緊抱着劉蘭。雪飄在她的頭上，雪不久掩沒了她們腳，雪飄在她的臉上，但立刻就融化了。劉蘭呼吸着從她的胸懷放散的熱氣，這孩子竟有些困倦。

主任望着前面，借着她的好眼力和雪光，她看見楊純，那個青年人，那個醫生，那個同志，抱着一枝大槍，站在山坡一堆突出的尖石上。他那白色毡帽，成了一頂雪帽，藍色的大棉襖背後，也落上一層厚雪。楊純站在那裏，尖着耳朵，聽着山谷裏的一切聲音。不久，他蹀一蹀腳上的雪，從石頭上輕輕跳下來，走到主任的面前說：

『蒿兒梁什麼聲音也沒有，敵人想是在成果菴過夜了，看黎明的時候吧！』

主任說：

『要緊的時候，我們就轉移到山頂上去，原班人馬都在這裏！』

又說：

『劉蘭睡着了，就叫她這麼着睡一會吧！』

楊純說：

『你們幫助了我們！』

『我們不是自己人？』主任笑着問。

『這就叫魚幫水，水幫魚吧！』楊純也笑着說。

主任問：

『誰是水，誰是魚？』

『老百姓是水，我們是魚！』楊純說。

『你這比方打錯了！』主任說。

『老百姓幫助你們，情願把心掏給你們，爲什麼？這爲的是你們把我們救了出來！』
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於勝芳河房

碑

趙莊村南有三間土坯房，一圈籬笆牆，面臨着滹沱河，那是趙老金的家。這老人六十幾歲了，家裏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伴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。姑娘叫小菊，這是一個老生子閨女，上邊有兩個哥哥全沒拉扯大就死了。趙老金心裏只有兩件東西：一面打魚的絲網，和這個女孩子。天明了，措了網到河邊上去打魚，心眼手脚全放在這面網上，天晚了，身子也疲乏了，慢慢走回家來，坐在炕上暖腳。這時候，心裏眼裏，就只有這個寶貝姑娘了。

自從敵人在河南岸按上砲樓，老人就更不幹別的事，整天到河邊去，有魚沒魚，就在這裏呆一天。看看天邊的山影，看看滹沱河從天的邊緣那裏白茫茫的流下來，像一條銀帶，在趙莊的村南曲斂了一下，就又奔到遠遠的東方去了。看看這些景緻，散散心，也比呆在村裏担驚受怕強。比受鬼子漢奸的氣便宜多了。

平常，老頭子是個寬心人。也看得廣，一個人應該怎麼過一輩子，他有一套很撒脫很樂觀的看法。可是自從敵人來了，他比誰也愁眉不展，比誰也咬牙切齒，簡直對誰也不願意說話，好像誰也得罪了他，有了不可解的仇恨似的。

那個老伴却是個好說好道好心腸的人。她的心那麼軟，同情心那麼寬，比方說東鄰家有了個病人，她會吃不下飯，睡不好覺。西鄰家要娶媳婦了，她比小孩子還高興，黑夜白日自動的去幫忙。誰家的小伙子要出外，她在雞叫頭遍的時候就醒來，在心裏替人家打點着行李，計算着路程，比方着母親和妻子的離別的心，暗暗的流淚。她就是這樣一個熱心腸的人。事變後，她除去織織紡紡，還有個說媒的副業。她不要人家的媒人錢和謝禮，她只有那麼一種癖病，看見一個俊俏小伙子要不給他說成一個美貌的媳婦，或是看見一個美貌的姑娘，不給她找一個俊俏的丈夫，她就像對誰負了一筆債，連祖宗三代也對不起似的。當她把媒說成了，那個俊俏的和美貌的到了一家，睡到一條炕上了。她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，就是在那年輕夫婦最從心裏感到自己的幸福的時候，突然駕臨他們那小小的新房。以至使新郎新婦異

口同聲的歡呼道：

『咳呀，大娘來了！』

在這樣情形下面，她坐下來，仰着臉看看那新媳婦，一直把那新人看的不好意思起來，她才問道：

『怎麼樣，我給你說的這婆家好不好？』

因為對這媒人是這麼感激，新人就是不想作假，也只能紅着臉答應一個好字。她又問那個當丈夫的。自然丈夫更爽快利落的感謝了她，這樣老婆子破口一笑，心滿意足了。

「五一」事變以前，雙十綱領一頒佈，她就自動放棄了這個工作。遇到那二十上下的男子，十八幫近的姑娘們，她還是熱心的向他們提說提說，不過最後她總是加個小註，加一段推卸責任的話。那意思就像我們常常說的：『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，提出來請你參考，你自己考慮考慮吧。』

至於那個叫小菊的姑娘，雖說從小嬌生慣養，却是非常明理懂事，她有父親一

樣的安靜幽遠，有母親一樣的熱情伶俐。從小學會了織紡，在正發育的幾年，正是冀中的黃金時代，呼吸着這種空氣，這孩子在身體上、性情上、認識上、都打下了一個非常寶貴非常光采的基礎。三間土坯北房，很是明亮溫暖，西間是一家人的臥室，東間按着一架織布機，是小菊母女兩個紡織的作坊。父親的網也掛在這裏，屋裏陳設雖說很簡單，却因為小菊的細心好強，收拾的異常乾淨。

「五一」以後，這一間是常住八路軍和工作人員的。大娘的熟人很多，就是村幹部也不如她認識人多。住過一天，即便吃過一頓飯，大娘就不但記住了他的名字，也記住了他的聲音。

這些日子，每逢趙老金睡下了，母親和女兒到了東間，把窗戶密密的遮起來，一盞小小的菜油燈掛在機子的欄杆上，女兒登上機子，母親就紡起綫來。

紡着紡着，母親把布節一放，望着女兒說：

『八路軍到那裏去了呢？怎麼這麼些日子，也不見一個人來？』

女兒沒有說話，她的眼睛還在隨着那穿來穿去的梭流動，她聽清了母親的話，

她也正在心裏想着的一件事情，使她茫然的有些希望，却也茫然的有些憂愁的事。

母親就又拾起布節紡起來，她像對自己說話一樣唸道着：

『那個李連長，那年我給了他一雙白布夾襪。那個黑臉老王，真是會鬥笑啊！他來了他就合不上嘴。那個好看書寫字的高個子，不知道他和他那個對象結了婚沒有？』

現在是九月底的天氣，夜深了，河灘上起了風，聽見沙子飛揚的響音。窗戶也呼打呼打的響。屋裏是紡車嗡嗡和機子挺拍挺拍的合奏，人心裏，是共同的幻想。

母親忽然聽見窗戶上拍拍的響了兩下，她停了一下紡車，以為是風吹的，就又紡起來。立時又是拍拍拍的三下，這回是這麼清楚，連機子上的女兒也聽見了，轉眼望着這裏。

母親停下來小聲的對女兒說：

『你聽聽，外面什麼響？』

她把耳朵貼到窗紙上去，外面就有這麼一聲非常清楚，熟悉又親熱的聲音：

『大娘！』

『咳呀！李連長來了！』母親一下就出溜下炕來，把紡車也帶翻了。女兒又驚又喜的把機子停止，兩手接着柱板，囑咐着母親：

『你看你，小心點。』

母親摘下燈來，到外間去開了門，老李一閃進來，隨手又關了門，說：

『大娘進來吧！小心燈光射出去。』

大娘同老李到了屋裏，老李手裏提了一個盒子，身上又揹一棵大槍，穿一件黑色短襖黑色單褲，手榴彈子彈袋纏滿了他的上半截身子。他連坐也沒顧的坐。就笑着對大娘說：

『大伯在家嗎？』

『在家裏。幹什麼呀這麼急？』大娘一看見老李那大厚嘴唇和那古怪的大鼻子，就高興的笑了。

『我們有十幾個人要過河，河裏漲了水，天氣又涼不好浮。看見河邊有一隻小

船，我們又不曾駛，叫起大伯來幫幫忙。』

小菊叫着，連忙從機子上下來到東間去了。

『十幾個人？他們哩？』大娘問。

『在外邊。我是跳牆進來的。』老李說。

看見老李那麼急的站不住脚，大娘看定了老李，眼裏有些醉。

『你知道你們這些日子沒來，我是多麼想你們呀？』

老李心裏也有很多話要說，可是他只能笑着說：

『我們也想你，大娘。我們這不是來了嗎？』

『來了，做點吃的再走。』大娘簡直是求告他，見有機會就插進來。

『不飢。』

『燒點水？』

『不渴，大娘。我們有緊急的任務。』老李就轉眼望着東間。

『那你就快點吧！』大娘嘆息的向着西間喊了一聲。

『來了。走吧同志。』老金已經穿好衣服，在外間等候了。

老金在院裏摸着一隻稿。大娘開了籬笆門送了他們出去。她摸着在門外黑影裏等候着的人們說：

『還有我認識的不？』

『有我，大娘。』

『大娘，有我。』

有兩個黑影子熱情激動的說着，就拉開隊走了。

大娘掩好門，回到屋裏，和女兒坐在炕上。她聽着，河灘裏的風更大了，什麼聲音也聽不見。但是她還是聽着，她在心裏聽見，聽見了那一小隊戰士發急的腳步，聽見了河水的波濤，聽見了老李受了感動的心，那更堅強的意志，戰鬥的要求。

娘兒倆一直聽着，等着。風殺了，一股寒氣從窗子裏透進來。

小菊說：

『變天了。娘，地下挺冷，我換上我那新棉褲吧！』

『你換去吧！誰管你哩。』

小菊高興的換上她那新做的，自己紡織自己裁鉸的褲子。窗紙上已經結上了一團團的冰花。老金回來，他的鬍子和鬢角上掛着一層霜雪。他很憂愁的說：

『變天了，趕上了這麼個壞天氣！要是今黑間封了河，他們就不好過來了。』
一家三口，惦記着那十幾個人，放心不下。

早晨，天沒亮，大娘就去開了門。滿天滿地霜雪，草垛上、樹枝上全掛滿了。樹枝垂下來，霜花沙沙的飄落。河灘裏白茫茫什麼也看不見。

當大娘正要轉身回到屋裏的時候，在河南邊響起一梭機槍。這是一個信號，平原上的一次殘酷戰鬥開始了。

機槍一梭連一梭，響成一個聲音。中間是清脆沉着的步槍聲。一家人三步兩步跑到堤埝上，朝南望着。

槍聲越緊也越近，是朝着這裏來了。村裏亂了一陣，因為還隔着一條河，又知

道早沒有了渡口，許多人也到村南來張望了。只有這一家人的心裏特別沉重，河流對他們不是保障，倒是十種危險了。

樹枝開始搖動，霜雪大塊的往下落。風來了，霧也漸漸稀薄。槍聲響到河南岸，人們全掩藏到堤後面去了。

他們這叫觀戰。長久的對戰爭的想望，今天才得到了滿足。他們仔細的觀察，並且互相問着。

霧騰起，河流顯出來，河兩邊水淺的地方，已經結了冰，中間的水流却更渾濁洶湧了。

他們漸漸看見一小隊黑衣服的戰士，冲着這裏跑來。他們彎着身子飛跑，跑一截地就又轉回身去伏在地上射擊。他們分成了三組，顯然是一組對付着一面的敵人。敵人也近了，敵人從三個方向包圍上來，形成了一個弓背。這一小隊黑衣服的戰士就是這個弓的絃，是這絃牽動着那個弓背，三面的敵人迅速的逼近他們。

『那穿黑衣裳的是我們八路軍！夜裏才過去的。』小菊興奮又担心的，大聲告

訴她身邊的人。

這一小隊人馬，在平原上且戰且走。他們每個人單獨作戰，又連結成了一個整體，自己留神是爲的保護別人。在平原上初冬清晨的霜霧裏，他們找到每一個可以掩蔽自己的東西：小濠溝、地邊樹、墳頭和碑座，大窰疙瘩和小樹林。他們在那塗滿霜雪的小麥地裏滾過來了。

這自然是敗退，是突圍。他們一個人抵擋着那麼些個敵人。三面的敵人像一團旋轉的黃蜂，他們飛上飛下，迫害着地面上的一條蜈蚣。蜈蚣受傷，並且顛抖了一下，但就是受傷的顛抖，也在觀戰人的心裏形成了悲壯的感覺。

人們面前的土地是這樣的平整和無邊際。一小隊人滾動在上面，就像一排燦爛的流星撞擊在深夜的天空裏，每一絲的光都在人們的心上划過了。

戰爭已經靠近河岸。子彈從觀戰人們的頭頂上吱吱的飛過去。人們低下頭來，感到一種絕望的悲哀。他們能渡過這條河嗎？能過來可就平安了。

趙老金忘記了那飛蝗一樣的子彈，探着身子望着河那邊。他看見那一小隊人退

到了河邊。當他們一看出河裏已經結了冰，中間的水又是那麼凶的時候，微微躊躇了一下。但是立刻就又轉過身去了，他們用河岸作掩護，開始向三面的敵人瘋狂的射擊。

老金看出來：在以前那麼寡不敵衆，那麼萬分危險的時候，他們也是節省了子彈用的。現在他們好像也知道是走到一條死路上來了。

他們沉着的用排槍向三面的敵人射擊。敵人一撲面子壓過來，砲火落到河岸上，塵土和泥塊，掩蓋了那一小隊人。

老金看見就在那煙火裏面，這一小队人鑽了出來，先後跳到河裏去了。

他們在砲火裏出來，身子像火一樣熱，心和肺全要爆炸了。他們跳進結冰的河裏，用槍托敲打着前面的冰，想快些撲到河中間去。但是腿上一陣麻木，心臟一收縮，他們失去了知覺，沉下去了。

老金他們冒着那麼大的危險跑到河邊，也只能救回來兩個戰士。他們那水濕透的衣裳，叫冷風一吹，立時就結成了冰。他們萬分的艱難的走到老金的家裏。村北

裏也響起槍來，村裏大亂了。母女兩個強拉硬扯的給他們脫下凍在身上的衣服，小菊又忙着到東間把自己的新棉褲換下來，把一家人過冬的棉衣服叫他們穿上，抱出他們的濕衣服去，埋在草裏。

大娘含着兩眼熱淚說：

『你們不能呆着，還得走，敵人進村了！』

她送他們到村西的小交通溝裏，叫他們到李莊去。到那裏再暖身子吃飯吧。她流着淚問：

『同志！你們昨天晚上過去了多少人？』

『二十個。就剩我們兩個人了！』戰士們說。

『老李呢？』

『李連長死在河裏了。』

這樣過了兩天，天氣又暖了些。太陽很好，趙老金吃過午飯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到河邊去了。他把網放在一邊，坐在沙灘上抽一袋烟。河邊的冰，叫太陽一

照，乒乓的響，反射着太陽光，射的人眼花。老金往河那邊望過去，小麥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遠地方，才是一抹黑色的樹林，一個村莊。村莊邊上露出黃色的砲樓，老金把眼收回來。他好像又看見那一小隊人從這鋪滿小麥的田地裏滾過來，縱身到這奔流不息的水裏。

他站立起來，站到自己修好的一個小壩上去。他記得很清楚，那兩個戰士是從這個地方爬上岸來的，他撒下網去，他一網又一網的撒下去，慢慢的拉上來，每次都是嘆一口氣。

他在心裏祝告着，他能把老李他們的屍首打撈上來就好了，那怕打撈上一枝槍來呢！幾天來他只打上一隻軍鞋和一條空的子彈袋。就是，就一點東西吧，他也很珍重的把他們鋪展開晒到河灘上。

這些日子，大娘哭的兩隻眼睛通紅。小菊却是一刻不停的織着自己的布，她用力推送着機子，兩隻眼狠狠的跟着那來往穿送的梭轉。她用力踏着登板，用力捲着布。

有時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飯，在傍晚的陽光裏，她望着水發一會呆，她覺得她的心裏也有一股東西流走了。

老頭固執的要命，每天到那個地方去撒網。一直到冬天，要封河了，他還是每天早晨攜帶一把長柄的木錘，把那個小魚場砸開，『你在別處結冰可以，這地方得開着！』於是，在冰底下蹩悶一夜的水，一下就冒了上來，然後就又聽見那奔騰號叫的流水的聲音了。這聲音使老人的心平靜一些。他輕輕的撒着網。他不是打魚，他是打撈一種力量，打撈那些英雄們的靈魂。

那渾的黃的水，那捲走白沙又鋪下肥土的河，長年不息的流，永遠叫的是一個聲音。固執的聲音，百折不回的聲音，聳立在河邊的老人，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紀念碑。

一九四六年春

丈夫

今天是中秋節日，可是還有一場黑豆沒打，上午，公公叫兒媳婦把場攤上，豆葉上滿帶着污泥，發着臭氣。日本黑心鬼，偷偷放了堤，淹了老百姓，黑豆沒長好，豆子是秕秕的。草不好，黃牛也瘦了。兒媳婦站在場裏沒精打采地。年景沒有了，日子不好過，丈夫又沒消息。想在去年，他還在近處，八月十三那天還抽空回家來看看，她給他做了一件新棉襖，兩個人歡天喜地。八月節，應該團圓團圓。她給他做了豬肉菜，很豐富。今年，鬼子從四月裏翻天攪地，丈夫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，去年他留給她一個孩子，去年在地洞裏生產下來，就死掉了，她沒有力氣，日子過着沒心思。

吃過中午飯，她帶着老二孩子，要去娘家看看，解解悶。和公公說了說，公公也沒阻擋。只說早去早回來，路上不安靜。她什麼也沒拿，拉起孩子的手，向東邊

走下去了。孩子去姥姥家，很高興，有一句沒問句地問娘：

『今個八月十五嗎？娘。』

『是啊！』

『叫我吃什麼？』

『什麼也不叫你吃！』

她說過，又憐惜起孩子來。孩子才七歲，在炮火裏跟着跑了四五年了，不該這麼斥打她，就轉過話來笑着說：

『還記的爹嗎？』

『記的呀！』

『爹在那裏呢？』

『在鐵道西啊！』

『在那裏幹什麼？』

『打日本啊！』

娘笑了。丈夫在家就喜歡這個孩子，臨走總囑咐她好好教養着。她想，那個人倒不戀家，連對她也像冷冷地，對這個孩子却連住了心，就爲這個，她竟覺着有保障了，又和孩子說：

『爹什麼時候回來？』

『過年的時候回來？』

『你知道？』

『可不是，我知道。』

『爹回來幹什麼？』

『回來打日本。』

孩子念道起爹那槍來，爹叫她看過槍，爹對她說槍是打日本的。她想現在日本很多了，常到村裏來，爹該回來打他們了，這裏很多，不到這裏打，到哪去打哩！

娘兒倆說着，就到了娘家村裏，本來只離着三四里地。

到家裏姥姥正坐在炕上。

『你看人家多麼熱鬧，大家也是養兒養女的。』姥姥說，嘴角却有些譏笑。

『誰家？』女兒問。

『你嬸子家。』

『熱鬧什麼？』

『你大姐來了。她女婿也來了。』

『她女婿不是在這裏當僞軍？』

『現在人家敢出來了，三天一來，兩天一來，來了就嘻嘻哈哈。』

姑娘想起她是和這個大姐一年出嫁的。她兩個同歲，她大姐嫁了一個獨生子，她也嫁了一個獨生子，她大姐的女婿在綢緞店裏當學徒，她的女婿在保府上中學，那年正月裏，兩個女婿來住丈人家，大姐的女婿好賭錢，整天在家裏成局；自己的女婿好念書，整天在家麼翻書本；她那時候還不高興自己的女婿這麼呆氣，人家那麼好玩，好說笑，街上的青年子弟都找人家去熱鬧，自己的女婿這麼孤僻，整天沒個人來，只有幾個老頭子稱讚。她想，現在該是玩的，在學堂裏有多少書念不了、

倒跑到這裏來用功？晚上。她悄悄地對他說：

『你也玩玩去，書裏有什麼好東西，你那麼入迷？』

『你不知道。』

『不是我不知道，你看人家多快活？』

『你叫我和他們比呀？』

『和人家比比，你丟什麼人，人家比你少什麼？』

『你不懂事。』

丈夫睡了，她也不好意思再問，新婚的夫妻，她只有柔順，夜半醒來，她又

說：

『我說錯了話嗎？』

『你知道的事很少。』

『我怎麼就知道的多了？』

『你念念書，可是來不及了。』

『我不念那個，可是，我要說錯了話，你可別記在心裏呀！』她靠近靠近他。後來丈夫走了，很少家來，不在北平，就在上海。大姐的女婿却常來，穿的好，一來就住下，嘻嘻哈哈，她很羨慕大姐幸福，自己倒霉，怨埋丈夫不家來，忘了她。可是丈夫並沒有忘了她，有時家來，也很愛她，她生了一個小孩，丈夫也很喜歡，只是怨她不識字，知道的事少。她說：

『你不會呆在家裏？』

『我不能。』

『怎麼人家能呢？』

『誰？』

『大姐的女婿。』

『咳，你又叫我和他比！』

女婿又生氣了，她就害怕他生氣，趕緊解釋：

『家裏又不缺吃不缺穿，你非出去幹什麼？』

『你不知道。』

『你出去又不掙個大錢。』

『非掙錢不能出去嗎？』

『家裏不舒服？』

『不舒服。』

這回是生氣了，家裏不舒服，外邊有什麼舒服的事情？她疑心了。可是看看丈夫還是整天看書，書一箱一箱的，翻翻這本，又翻翻那本，破的就包上個皮，不嫌個麻煩。她覺得丈夫喜歡書，就像她喜歡布似的，她喜歡各色樣花布。絲的，麻的，她把它們包在一個一個小包裏裏，沒事就翻着玩，有時找出一塊來給孩子做件小衫褲，心裏很高興。她想，丈夫寫字，念書，就和她找布做衣服一樣。

抗戰了，丈夫立時參加了軍隊。把洋布衣服脫下來，換上粗布軍裝。兩條瘦腿，每天跑百幾十里路，也有了勁了。她大姐的丈夫店鋪叫日本鬼子搶了，也回到家來，守着女人孩子過日子，看看地，買買菜，抱抱孩子，燒燒火，替大姐做很多

事。她可不明白自己的丈夫的心思，有一天她問他：

『爲什麼你出去受罪？』

『抗日是受罪？你這糊塗透了。』

『可是爲什麼人家不出去？』

『誰？』

『大姐的女婿。』

『呸，呸，你又叫我和他比。』

漸漸，她也覺得丈夫不能和那個人比，村裏人說自己的丈夫好，許多人找到家裏來，問東問西。許多同志，朋友們來說說笑笑。她覺得很榮耀，日本鬼子燒殺，她覺得不打出去也沒法子過。大姐的女婿在村裏人緣很不好，一天夜裏叫土匪綁了票，後來就不敢在家裏呆，跑到天津去了，大姐整天哭，沒離開丈夫，不知道怎麼好。過了一年，那個人偷偷回來了。抽上了白面，還販賣白面，叫八路軍捉了，押了兩個月，罰了一千塊錢，他就跑到城裏當了偽軍，日本鬼子到他媳婦的娘家村裏

來搶東西，他也跟着來，帶着黑眼鏡。後來，又反了正，坐在歡迎大會的戲台上看戲，帶着黑眼鏡，喝着茶水，吃花生。

那天她也去看戲，有人指給她說：

『你看見那個人嗎？』

『誰？』

『你大姐夫啊！你都不認識了！』

『呀，那是他？』

她臉上紅紅地了。

自己的丈夫越來越忙，臉孔雖然黑了，看來，倒壯實了些。仗打的越緊她越恨日本鬼子了，他輕易不家來了。她守着孩子過日子，侍候着公公。上冬學，知道了一些事，其中就有她以前不知道的丈夫的心裏的事，現在才知道了些。

今年，日本鬼子佔了縣城附近的大村鎮，聽到她的大姐夫又當了偽軍。從此，她就更瞧不起他，這是個什麼人呀！今天，娘却提到了他。正提到了他，大姐就來

了。大姐聽說妹子來了，姐妹好幾年不見面，來看望她，手裏托着一包點心。身上穿着花絲葛，臉孔白又胖，挺着大肚子，乍一見面很親熱，大姐說：

『你家他爹可有信？』

『沒有啊！』

『說起來，人家他有志氣，抗日光榮，可是留下了這些孩子們。』大姐說着就拉過孩子，叫孩子吃點心，問孩子：

『你想爹嗎？』

『想啊！』

『快叫娘把他叫回來。』

『叫回來，打日本吧！』孩子興奮地說。

大姐立時沒話說，臉也紅紅的，像塊生豬肝，姥姥也笑了。

『聽說你女婿又來了。』

『早走了。』

『怎麼這麼快就走了？』

『有事。』大姐坐不住，告辭了出去。走到屋門口又回來，小聲說：『大妹子你家他爹回來，你順便和他學學，就說俺家他爹是不得已，還想出來的。』說過就慌慌地走了。

姥姥說：

『看起這個來可就不光冤。準是又有什麼風聲嚇走了。』天已經晚了，姑娘帶着孩子回來，在路上，她看見一小隊人背着槍過去了。她知道一到天晚，就是自己人；也不害怕，帶着孩子走過去。後來回頭一看，那一小隊人進了她娘家的村了。

到了村頭，大孩子正在村邊等，見了娘就跑上來小聲說：

『大隊長到咱家來了！』

『那個大隊長。』

『縣游擊大隊長，黑臉大個子老李呀，娘忘了，去年和爹一塊來拿過書，吃過

羊肉餃子的。」

『說什麼來？』

『有爹的信，爺正看哩。』

母子三個人趕緊到了家裏，公公正坐在場裏礮礮上，戴着花鏡念信，見媳婦回來，就說：

『信來的巧，今年的節我又過痛快了！』

媳婦當然更快活，快活了一晚上，竟連那圓圓的月亮也忘了看。

一九四三年「中秋節」夜記。

蘆花蕩

白洋淀記事之一

夜晚，敵人從砲樓的小窗子裏，呆望着這陰森黑暗的大葦塘，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裏，而且要滴落下來的樣子。到這樣深的夜晚，葦塘裏才有水鳥飛動和唱歌的聲音，白天牠們是緊緊藏到窠裏躲避砲火去了。葦子還是那麼狠狠的往上鑽，目標好像就是天上。

敵人監視着葦塘。他們提防有人給葦塘裏的人送來柴米，也提防裏面的隊伍會跑了出去。我們的隊伍還沒有退却的意思。可是假如是月明風清的夜晚，人們的眼再尖利一些，就可以看見有一隻小船從葦塘裏撐出來，在淀裏，像一片葦葉，奔着東南去了。半夜以後，小船又飄回來，船倉裏裝滿了柴米油鹽，有時還帶來一兩個從遠方趕來的幹部。

撐船的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子，船是一隻尖尖的小船。老頭子只穿一件藍色的破舊短褲，站在船尾巴上，手裏拿着一根竹篙。

老頭子混身沒有多少肉，乾瘦得像老了的魚鷹。可是那晒得乾黑的臉，短短的花白鬍子却特別精神，那一對深陷的眼睛却特別明亮。很少見到這樣尖利明亮的眼睛，除非是在白洋淀上。

老頭子每天夜裏在水淀出入，他的工作範圍廣得很：裏外交通，運輸糧草，護送幹部；而且不帶一枝槍。他對葦塘裏的負責同志說：你什麼也靠給我，我什麼也靠給水上的能耐，一切保險。

老頭子過於自信和自尊。每天夜裏，在敵人緊緊封鎖的水面上，就像一個沒事人，他按照早出晚歸捕魚撒網那股悠閒的心情撐着船，編算着使自己高興也使別人高興的事情。

因爲他，敵人的願望就沒有達到。

每到傍晚，葦塘裏的歌聲還是那麼響，不像是餓肚子的人們唱的，稻米和肥魚

的香味，還是從葦塘裏飄出來。敵人發了愁。

一天夜裏，老頭子從東邊很遠的地方回來。彎彎下垂的月亮，浮在水一樣的天上。老頭子載了兩個女孩子回來。孩子們在砲火裏滾了一個多月，都發着瘧子，昨天跑到這裏來找隊伍，想在葦塘裏休息休息，打打針。

老頭子很喜歡這兩個孩子：大的叫大菱，小的叫二菱。把她們接上船，老頭子就叫她們睡一覺，他說：什麼事也沒有了，安心睡一覺吧，到葦塘裏，咱們還有大米和魚吃。

孩子們在砲火裏一直沒安靜過，神經緊張得很。一點輕微的聲音，閉上的眼就又睜開了。現在又是到了這麼一個新鮮的地方，有水有船，蕩悠悠的，夜晚的風吹得長期發燒的臉也清爽多了，就更睡不着。

眼前的環境好像是一個夢。在敵人的砲火裏打滾，在高梁地裏淋着雨過夜，一晚上不知道要過幾條汽路，爬幾道溝。發高燒和打寒噤的時候，孩子們也沒停下來。一心想：找隊伍去呀，找到隊伍就好了！

這是冀中區的女孩子們，大的不過十五，小的才十三。她們在家鄉的道路上行軍，眼望着天邊的北斗。她們看着初夏的小麥黃梢。看着中秋的高粱晒米。雁在她們的頭頂往南飛去，不久又向北飛來。她們長大人了。

小女孩子爬在船邊，用兩隻小手淘着水玩。發燒的手浸在清涼的水裏很舒服，她隨手就掏了一把潑在臉上，那臉塗着厚厚的泥和汗。她痛痛快快的洗起來，連那短短的頭髮。大些的輕聲吆喝她：

『看你，這時洗臉幹什麼？什麼時候呵，還這麼愛乾淨！』
小女孩子抬起頭來，望一望老頭子，笑着說：

『洗一洗就精神了！』

老頭子說：

『不怕，洗一洗吧，多麼俊的一個孩子呀！』

遠遠有一片陰慘的黃色的光。突然一轉就轉到她們的船上來。女孩子正在擰着水淋淋的頭髮，叫了一聲。老頭子說：

『不怕，小火輪上的探照燈，它照不見我們。』

他蹲下去，撐着船往北繞了一繞。黃色的光仍然向四下裏探照，一下照在水面上，一下又照到遠處的樹林裏去了。

老頭子小聲說：

『不要說話，要過封鎖綫了！』

小船無聲的，但是飛快的前進。當小船和那黑虎虎的小火輪站到一條橫綫上的時候，探照燈突然照向她們，不動了。兩個女孩子的臉照得雪白，緊接着就掃射過一梭機槍。

老頭子叫了一聲「爬下」，一抽身就跳進水裏去，踏着水用兩手推着小船前進。大女孩子把小女孩子抱在懷裏，倒在船底上，用身子遮蓋了她。

子彈吱吱的在她們的船邊鑽到水裏去，有的一見水就爆炸了。

大女孩子負了傷，雖說她沒有叫一聲也沒有哼一聲，可是胳膊沒有了力量，再也撐不住那個小的，她翻了下去。那小的覺得有一股熱熱的東西流到自己臉上來，

連忙爬起來，把大的抱在自己懷裏，帶着哭聲向老頭子喊：

『她掛花了！』

老頭子沒聽見，拚命的往前推着船，還是柔和的說：

『不怕。他打不着我們！』

『她掛了花！』

『誰？』老頭子的身體往上竄了一竄，隨着，那小船很厲害的仄歪了一下。老頭子覺得自己的手脚頓時失去了力量，他用手扒着船尾，跟着浮了幾步，才又拚命的往前推了一把。

她們已經離葦塘很近。老頭子爬到船上去，他覺得兩隻老眼有些昏花。可是他到底用篙撥開外面一層蘆葦，找到了那窄窄的入口。

一鑽進葦塘，他就放下篙，扶起那大女孩子的頭。

大女孩子微微睜了一下眼，吃力的說：

『我不要緊。快把我們送進葦塘裏去吧！』

老頭子無力的坐下來，船停在那裏。月亮落了，半夜以後的葦塘，有些颯颯的風響。老頭子嘆了一口氣，停了半天才說：

『我不能送你們進去了。』

小女孩子睜大眼睛問：

『爲什麼呀？』

老頭子直直的望着前面說：

『我沒臉見人。』

小女孩子有些發急。在路上也遇見過這樣的帶路人，帶到半路上就不願帶了，叫人爲難。她像央告那老頭子：

『老同志，你快把我們送進去吧，你看她流了這麼多血，我們要找醫生給她裏傷呀！』

老頭子站起來，拾起篙，撐了一下。那小船轉灣抹角鑽入了葦塘的深處。

這時那受傷的才痛苦的哼哼起來。小女孩子安慰她，又好像是抱怨，一路上多

麼緊張，也沒怎麼樣，誰知道了這裏，反倒……一聲一聲像連珠箭，射穿老頭子的心。他沒法解釋：大江大海過了多少，爲什麼這一次的任務，偏偏沒有完成？自己沒兒沒女，這兩個孩子多麼叫人喜愛？自己平日誇下口，這一次帶着掛花的人進去，怎麼張嘴說話？這老臉呀！他叫着大菱說：

『他們打傷了你，流了這麼多血，等明天我叫他們十個人流血！』

兩個孩子全沒有答言，老頭子覺得受了輕視。他說：

『你們不信我的話，我也不和你們說。誰叫我丟人現眼，打牙跌嘴呢！可是，等到天明，你們看吧！』

小女孩子說：

『你這麼大年紀了，還能打仗？』

老頭子狠狠的說：

『爲什麼不能？我打他們不用槍，那不是我的本事。願意看，明天來看吧！二菱，明天你跟我來看吧，有熱鬧哩！』

第二天，中午的時候，非常悶熱。一輪紅日當天，水面上浮着一層煙氣。小火輪開的離葦塘遠一些，鬼子們又偷偷的爬下來洗澡了。十幾個鬼子在水裏潤着，日本人的水式真不錯。水淀裏沒有一個人影，有隻一團白稠子樣的水鳥，也躲開鬼子往北飛去，落到大荷葉下面歇涼去了。從荷花淀裏却撐出一隻小船來。一個乾瘦的老頭子，只穿一條破短褲，站在船尾巴上，有一篙沒一篙的撐着，兩隻手却忙着剝那又肥又大的蓮蓬，一個一個投進水裏去。

他的船頭上放着那樣大的一捆蓮蓬，是剛從荷花淀裏摘下來的。不到白洋淀，那裏去吃這樣新鮮的東西？來到白洋淀上幾天了，鬼子們也還是望着荷花淀瞪眼。他們衝着那小船吆喝，叫他過來。

老頭子向他們看了一眼，就又低下頭去。還是有一篙沒一篙的撐着船，剝着蓮蓬。船却慢慢的衝着這裏來了。

小船離鬼子還有一箭之地，好像老頭子才看出洗澡的是鬼子，只一篙，小船溜溜轉了一個圓圈，又回去了。鬼子們拍打着水追過去，老頭子張惶失措，船却走不

動，鬼子緊緊追上了他。

眼前是幾根埋在水裏的枯木樁子，日久天長，也許人們忘記這是爲什麼埋的了。這裏的水却是鏡一樣平，藍天一般清，拉長的水草在水底輕輕的浮動。鬼子們追上來，看看就扒上了船。老頭子又是一篙，小船旋風一樣繞着鬼子們轉，蓮蓬的清香，在他們的鼻子上掃過。鬼子們像是玩着捉迷藏，亂轉着身子，抓上抓下。

一個鬼子尖叫了一聲，就蹲到水裏去。他被什麼東西狠狠咬了一口，是一隻鋒利的鉤子穿透了他的大腿。別的鬼子吃驚的往四下裏一散，每個人的腿肚子也就掛上了鉤。他們掙扎着，想擺脫那毒蛇一樣的鉤子。那替女孩子報仇的鉤子却全找到腿上來，有的兩個，有的三個。鬼子們痛得鬼叫，可是再也不敢動彈了。

老頭子把船一撐來到他們的身邊，舉起篙來砸着鬼子們的腦袋，像敲打頑固的老玉米一樣。

他狠狠的敲打，向着葦塘望了一眼。在那裏，鮮嫩的蘆花，一片展開的紫色的絲絨，正在迎風飄撒。

在那葦塘的邊緣，蘆花下面，有一個女孩子，她用密密的葦葉遮掩着身子，看着這場英雄的行爲。

邢蘭

我這裏要記下這個人，叫邢蘭的。

他在鮮姜台居住，家裏就只三口人：他，老婆，一個女孩子。

這個人，確實是三十二歲，三月里生日，屬小龍（蛇）。可是，假如你乍看他，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歲，你可以說他四十歲，或是四十五歲。因為他那黃葉顏色的臉上，還鋪着皺紋，說話不斷氣喘，像有多年的癆症。眼睛也沒有神，乾澀的。但你也可以說他不到二十歲。因為他身長不到五尺，臉上沒有鬚髭，手脚舉動活像一個孩子，好謎着眼笑，跳，大聲唱歌……。

去年冬天，我隨了一個機關住在鮮姜台，我的工作刻臘紙，油印東西。我住在一個高坡上一間向西開門的房子。這房子房基很高，那簡直是在一個小山頂上。看西面，一帶山峯，一灣河灘，白楊，棗林。下午，太陽慢慢地垂下去……。

其實，剛住下來，我是沒心情去看太陽的，那幾天正冷得怪。雪，還沒有溶化，整天陰霾着的天，刮西北風。我躲在屋裏，把門緊緊閉住，風還是找地方吹進來。從門上面的空隙，從窗子的漏洞，從椽子的縫口。我堵一堵這裏，糊一糊那裏，簡直手忙腳亂。

結果，這是沒辦法的。我一坐下來，刻不上兩行字，手便凍得紅腫僵硬了。腳更是受不了。正對我後腦杓，一個鼠洞，冷森森的風從那裏吹着我的頸顛，起初，我滿以為是一個鬼和我開玩笑，吹着冷氣，後來我才看出是一個山鼠出入的小洞。

我走出轉進，縮着頭沒辦法。這時，邢蘭推門進來了，我以為他是這村裏的一個普通老鄉，來這裏轉轉。我就請他坐坐，不過，我緊接着說：

『冷得怪呢，這房子！』

『是，同志，這房子在坡上，門又衝着西，風從山上滾下來，是很硬的。這房子，在過去沒住過人，只是盤些傢具。』

這個人說話很慢，沒平常老鄉那些囉嗦，但有些氣喘，臉上表情很淡，簡直看不出來。

「唔，這是你的房子？」我覺得主人到了，就更應該招呼得親熱一些。

「是咱家的，不過沒住過人，現在也是墜壁着東西。」他說着就走到南牆邊，用腳輕輕地在地下點着，地下便發出空洞的通通的聲響。

「呵、埋着東西在下面？」我有這個經驗，過去我當過那樣的兵，在財主家的地上，用槍托頓着，一通通的響，我便高興起來，便要找鐵鏟了。——這當然，上面我也提過，是過去的勾當。現在，我聽見這個人隨便就對人講他家藏着東西，並沒有一絲猜疑，欺詐，便順口問了上面那句話，他却回答說：

「對，藏着一缸粟子。一小缸穀。一包襪單夾衣服。」

他不把這對話拖延下去。他緊接着向我說，他知道我很冷，他想拿給我些柴火，他是來問問我想燒炕呢，還是想屋裏燒起一把劈柴。他問我怕烟不怕烟，因為柴火濕。

我以爲，這是老鄉們過去的習慣，對軍隊住在這裏以後的照例應酬，我便說：

『不要吧，老鄉。現在柴很貴，過兩天，我們也許生炭火。』

他好像沒注意我這些話，他只是問我是燒炕，還是烤手脚。當我說怎樣都行的時候，他便開門出去了。

不多會，他便抱了五六塊劈柴和一捆茅草進來，好像這些東西，早已在那裏準備好。他把劈柴放在屋子中央，茅草放在一個角落裏，然後拿一把茅草做引子，蹲下生起火來。

我也蹲下去。

當劈柴燃燒起來，一股煙騰上去，被屋頂遮下來，佈展開去。火光映在這個人的臉上，兩隻縫縫的眼，一個低平的鼻子，而鼻尖像一個花瓣翹上來，嘴唇薄薄的，又沒有血色，老是緊閉着……

他向我說：

『我知道冷了是難受的。』

從此，我們便熟識起來。我每天做着工作，而他每天就拿些木柴茅草之類到廚子裏來替我生着，然後退出去。晚上，有時來幫我燒好炕，一同坐下來，談談閒話。

我覺得過意不去，我向他說：

『不要這樣吧，老邢，柴火很貴，長此以往，……』

他只是沒表情的說：

『不要緊，燒吧。反正是我還有，等到一點也沒有，不用你說，我也便不送來了。』

有時，他拿些黃菜，乾糧給我。但有時我讓他吃我們一些米飯時，他總是趕緊離開。

起初我想，也許邢蘭還過的去，景況不錯吧。終於有一天，我坐到他家中了，見着他的老婆和女兒。女兒還小，母親抱在懷裏，用襖襟裹着那雙小腳，但不久，我偷眼看見，尿從那女人的衣襟下淋下來。接着那邢蘭嘆：

『尿了！』

女人趕緊把衣襟拿開，我才看見女孩子沒有褲子穿……

邢蘭還是沒表情的說：

『窮的，孩子冬天也沒有褲子穿。過去有個孩子，三歲了，沒等到穿過褲子，便死掉了！』

從這一天，我才知道邢蘭的詳細。從小就放牛，佃地種，幹長工，直到現在，還只有西溝二畝坡地，滿是砂塊。小時放牛，吃不飽飯，而每天從早到晚在山坡上奔跑呼喚。……直到現在，個子沒長高，氣喘咳嗽……

現在是春天，而鮮姜台一千以上的人吃着棗核和糠皮。

但是，我從沒有看見或是聽見他愁眉不展或是咳聲嘆氣過，這個人積極地參加着抗日工作，我想不出別的字眼來形容邢蘭的於抗日工作的熱心，我按照這兩個字最高度的滿意來形容它。

邢蘭發動組織了村合作社，又在區合作社裏攤了一個股。發動組織了村裏的代

耕團和互助團，代耕團是替抗日軍人家屬耕種的，互助團全是村裏的人，無論在種籽上，農具上，牲口，人力上，大家互相幫助，完成今年的春耕。

而邢蘭是兩個團的團長。

看樣子，你會覺得他不會有什麼作爲的。但在一些事情上，他是出人意外的英勇地做了，這，不是表現了英勇，而是英勇地做了這件事。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，反而看出來，是存些勉強，然而他努力做到了這一點。

還是去年冬天，敵人「掃蕩」這一帶的時候。邢蘭在一天夜裏，赤着腳穿着軍衫，爬過三條高山，探到平陽街口去。敵人就住在那裏。等他回來，鮮姜台的機關人民都退出去。他又幫我綑行李，找驢子，帶路……

邢蘭參與抗日工作是無條件的，而且在一些壞傢伙看起來，簡直是有癮。

近幾天，鮮姜台附近有漢奸活動，電線，夜間常常被割斷，邢蘭自動地擔任偵察的工作。每天傍晚在地裏做了一天，回家吃過晚飯，我便看見他斜披了一件破棉袍，嘴裏哼着歌子，走下坡去，我問他一句：

『那裏去？』

他就眯眯眼：

『還是那件事……』

夜裏，他順着電綫走着，有時伏在沙灘上，他好咳嗽，他使用手掩住嘴……天快明，才回家來，但又是該下地的時候了。

更清楚地說來，邢蘭是這樣一個人，當有什麼事或是有什麼工作派到這村裏來，他並不是事先說話，或是表現自己，他只是在別人不發表意見的時候，他表示了意見。在別人不高興做一件工作的時候，他把這件工作擔負起來。

按照他這樣一個人，矮小，氣弱，營養不良，有些工作實在他是勉強做去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見他從坡下面一步一步挨上來，肩上抗着一條大樹幹，明顯的他那樣吃力，但當我說要幫助他一下的時候，他却更挺直腰板，扛上去了。當他放下轉過身來，臉已經白得怕人。他告訴我，他要鋸開來，給農具合作社做幾架木犁。

還有一天，我瞧見的，赤着背，在山坡下打坯，用那石杵，用力敲打着泥土。而那天只是二月初八。

如果能拿「水滸傳」上一個名子來呼喚他，我願意叫他「拚命三郎」。

從我認識了這個人，我便老是注意他。一個小個子，腰裏像士兵一樣繫了一條皮帶，嘴上有時候也含着一個文明樣式的烟斗。

而竟在一天，我發現了這個傢伙，是個「怪物」了，他爬上一棵高大的榆樹修理枝椏，他停下來。竟從懷裏掏出一隻耀眼的口琴吹奏了。他吹的調子不是西洋的東西，也不是中國流行的曲調，而是他吹熟了自成的曲調，緊張而輕快。像夏天森林裏的羣鳥喧叫……

在晚上，我拿過他的口琴來，是一個蝴蝶牌的，他說已經買了二年，但外面還很新，他愛好這東西，他小心地藏在懷裏，他說：

『化的錢不少呢，一塊七毛。』

我粗略地記下這一些。關於這個人，我想永遠不會忘記他吧。

他曾對我說：『我知道冷是難受……』這句話在我心裏存在着，它只是一句平常話，但當它是從這樣一個人嘴裏吐出來，它就在我心裏引起了這種感覺！

只有寒冷的人，才貪饑地，退求一些溫暖，知道別人的冷的感覺；只有病弱不幸的人，才貪饑地拚着這個生命去追求健康、幸福……只有從幼小在冷淡裏長成的人，他才爬上樹梢吹起口琴，只有感到重壓的人，他才忍着咳嗽伏在砂灘上；兩着力量肩起木幹……

記到這裏，我才覺得用不着我再寫下去。而他自己，那個矮小的個子，但藏在胸臆有那麼一顆滾滾一樣的心，會續寫下去的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夜記

戰士

——外一篇：蘆葦——

那年冬天，我住在一個叫石橋的小村子，村子前面有一條河，搭了一個草橋，天氣好的時候，從橋上走過，常看見有些村婦淘菜，有些軍隊上的小鬼，打破冰層捉小沙魚，手凍的像胡蘿蔔，還是興高采烈地喊着。

這個冬季，我有幾次是通過這個小橋，到河對岸鎮上，去買豬肉吃，掌櫃是一個殘廢軍人，打傷了右臂和左腿，這舖子，是他幾個殘廢弟兄合股開的合作社。

第一次，我向他買了一個腰花和一块豬肝。他擺盪着左腿用左手給我切好了。一般的山裏的豬肉是弄得很髒的，豬很小就殺了，皮上帶着很多毛，塗上刺眼的顏色，煮的時候不放鹽。當我稱讚他的肉有味道和乾淨的時候，他透露聰明地笑着，兩排潔白的牙齒，一個嘴角往上翹起來。肉也多給我一些。

第二次，我去是一個雪天，我多燙了一小壺酒。這天，多了一個伙計：傷了胳膊，兩條腿都軟了。

三個人圍着火談起來。

伙計不愛說話。我們說起和他沒有關係的話來，他就只是笑笑。有時也插進兩句，就像新開刀的刀子一樣。談到他們受傷，掌櫃望着伙計說：

『先還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，我們是一班，我是他的班長，那次追擊敵人，我們拚命追，指導員喊，叫防禦着身子，我們只是追，不肯放走一個敵人！』

『那樣有意思的生活不會有了。』伙計說了一句，用力吹着火，火照進他的眼，眼珠好像浮在火裏。掌櫃還是笑着：

『又來了，』他轉過頭來對我，『他沉不住氣哩，同志。那時，我倒下了，他把我往後背了幾十步，又趕上去，被最後的一個敵人打穿了膀。他直到現在，還嫌再幹幹呢！』

伙計乾脆地說：

『怨我們的醫道不行麼！』

『怎樣？』我問他。

『不能換上一付膀骨嗎，如能那樣，我今天還在隊伍裏。難道我能剝一輩子豬嗎？』

『小心你的眼！』掌櫃停止了笑對伙計警戒着，使我吃了一驚。

『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綫，眼睛已經有毛病了。』

我安慰他說，人民和國家記着他的功業，打走敵人，我們有好日子過。

『什麼好的生活比得上衝鋒陷陣呢？』他沉默了。

第三次我去，正趕上他兩個抬了一筐肉要去趕集，我已經是熟人了，掌櫃的對伏在鍋上的一個女人說：

『照顧這位同志吃吧。新出鍋的，對不起，我不照應了。』

那個女人個子很矮。衣服上塗着油垢和小孩尿，正在肉皮上抹糖色，我坐在他們的炕上。炕頭上睡着一個孩子，放着一個火盆。

女人多話，有些潑。她對我說，她是掌櫃的老婆，掌櫃的從一百里以外的家裏把她接來，她有些抱怨，說他不中用，得她來幫忙。

我聽她講，她丈夫的傷，是天下最大的光榮記號，她應該好好幫他做事。這不是一個十分妥當的女人。臨完，她和我攪纏着一角錢，她說我多吃了一角錢的肉。我沒辦法，照數給了她，但正色說：

『我不在乎這一角錢，可是我和你丈夫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，他回來，你不要說你和我，因為一角錢攪纏了半天吧！』

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。第四次我去，是今年冬季戰鬥結束以後，一天黃昏，我又去看他們，他們却搬走了，遇見一個村幹部，他和我說起了那個伙計，他說：

『那才算個戰士！反掃蕩開始了，我們的隊伍已經準備在附近作戰，我派了人去抬他們，因為他們不能上山過嶺了。那個伙計不走，他對去抬他的民兵們說：你們不配合子弟兵作戰嗎？民兵們說：配合呀！他大聲喊：好！那你們抬我到山頭上去吧，我要指揮你們！民兵們都勸他，他說不能因為抬一個殘廢的人耽誤幾個有戰

門力的，他對民兵們講：你們不知道我嗎？我可以指揮你們！我可以打槍，也可以扔手榴彈，我只是不會跑罷了。民兵們拗他不過，就真的帶好一切武器，把他抬到敵人過路的山頭上去。你看，結果就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。」

臨別他說：

『你要找他們，到城南莊去吧，他們的肉舖比以前紅火多了！』

蘆草

敵人從只有十五里遠的倉庫往返運輸着炸彈，低飛轟炸，不久，就炸到這樹林里來，把梨樹炸翻。我跑出來，可是不見了我的伙伴，我匆匆在小麥地里往西爬，又立起來飛跑過一塊沒有遮掩的閒地，往西跑了一二里路，才看見一塊墳地，裏面的蘆草很高，我就跑了進去。

『呀！』

有人驚叫一聲。我才看見裏面原來還藏着兩個婦女，一個三十多歲婦人，一個十八九歲姑娘，她們不是因為我跳進來吃驚，倒是爲我還沒來的及換的白布西式襪衣嚇了一跳。我離開她們一些坐下去，半天那婦女才鎮靜下來說：

『同志，你說這里藏的住嗎？』

我說，等一等看。我蹲在草裏，把槍壓在膝蓋上，那婦人又說：

『你和他們打嗎？你一個人，他們不知道有多少。』

我說，不能叫他們平白捉去。我兩手交叉起來墊着頭，靠在一個墳頭上休息。婦人歪過頭去望着那個姑娘，姑娘的臉還是那樣慘白，可是很平靜，就像我身邊這片蘆草一樣，四面八方是槍聲，草葉子還是能安定自己，我問：

『你們是一家嗎？』

『是，她是我的小姑娘。』婦人說着，然後又望一望她的小姑：『景，我們再去找一個別的地方吧，我看這裏靠不住。』

『上那里去呢？』姑娘有些氣惱，『你去找地方吧！』

可是那婦人也沒動，我想這婦人有些怕我連累了她們，我說：

『你們嫌我在這裏嗎？我歇一歇就走。』

『不是！』那姑娘趕緊抬起頭來望着我說，『你在這裏，給我們仗仗胆有什麼不好的？』

『咳！』婦人嘆一口氣，『你還要人家仗胆，你不是不怕死嗎？』她就嘮叨起來，我聽出來她這個小姑娘很任性，逃難來還帶着一把小刀子。『真是孩子氣，』她說，『一把小刀子頂什麼事哩？』

姑娘沒有說話，只是悽慘地笑了笑。我的心驟然跳了幾下，很想看看她那把小刀子的模樣，她坐在那里，用手拔着身邊的草，什麼表示也沒有。

忽然，近處的麥子地裏有人走動，那個婦人，就向草深的地方爬進去，我把那姑娘推到墳的後面，自己臥倒在墳的前面。有幾個敵人走到墳地邊來了，哇啦了幾句，就衝着草裏放槍，我向他們還擊了我半數以上的子彈，直等到外面什麼動靜也沒有了，才停下來。

不久也就天黑了，她們商量着回到村里去，姑娘問我怎麼辦，我說還要走遠些，去打聽打聽白天在梨樹園裏遇到的那一排人的下落。她看看我的衣服：

『你這件衣服不好。』再低頭看看她那件深藍色的褂子，『我可以換給你。先給我你那件。』

我脫下我的來遞給她，她走到草深的地方去。一會，她穿着我那件顯得非常長大的白襯衫出來，把褂子扔給我：

『有大襟，可是比你這件強多了，有機會，你還可以換。』說完，就去追趕她的嫂子去了。

女人們

一 紅棉襖

風把山坡上的荒草，吹的俯到地面上，砂石上。雲並不厚，可沈重得怕人，樹葉子爲昨夜初霜的侵凌焦枯了，正一片片的墜落。

我同小鬼顧林從滾龍溝的大山頂上爬出來。在強登那峭峻的山頂時，身上發了暖，但一到山頂，被逆風一吹，身上反覺得難以支持了。顧林在我眼前，連打了三個寒噤。

我拉他趕緊走下來，在那容易失去的，牧羊人的路上一部一步走下，在亂石中開拔着脚步。顧林害了兩個月的瘧疾，現在剛休養得有了些力氣，我送他回原部隊。我們還都穿着單軍服，誰知一兩天天氣便變得這樣劇烈。

雖說有病，這孩子是很矜持的。十五歲的一個人，已經有從吉林到邊區這一段長的，而大半是一個人流浪的旅程。在故鄉的草原地拉走了兩匹敵人放牧的馬，偷偷賣掉了，跑到天津，做了一家製皮工廠的學徒，事變了，他投到冀中區的游擊隊里……

『身子一弱就到了這樣！』

像是怨恨自己。但我從那發白的而又有些顫抖的薄嘴唇，我便覺得他這久病的身子是不能支持了。我希望到一個村莊，在那里休息一下，煖煖身子。

風還是吹着，雲，凌人的往下垂，我想要下雨了，下的一定是雪片吧？天突然暗了。

遠遠的在前面的高坡上出現一片白色的牆壁，我盡可能的加快了脚步，顧林也勉強着。這時，遠處山坡上，已經有牧羊人的吆喝聲，我知道天氣該不早了，應是攔羊下山入圈的時分。

爬上那個小山莊的高坡，白牆壁上的一個小方窗，就透出了燈火。我叫顧林坐

在門前一塊方石上休息，自己上前拍打門，門很快的便開了。一個姑娘走了出來。

我對她說明來意，問她這里有沒村長，她用很流利的地方話回答，這只是一個小莊子，共總三家人家，過往的軍隊有事都是找她家的。因為她的哥哥是自衛隊的一個班長。隨着她就躊躇了。今天家里只有她一個人，媽媽去外婆家了。哥哥還沒回來。

她轉眼望一望顧林，對我說：

『他病的很重嗎？』

我說：『是。』

她把我們讓她家里，一盞高座的油燈放在窗台上，浮在黑色油脂裏的燈芯，挑着一個不停跳動的燈花，並有時碎細的爆炸着。

姑娘有十六歲，穿着一件紅色的棉襖，頭髮梳的很平，動作很敏捷，和人說話的時候，眼睛便盯住人。我想，屋裏要沒有那燈光，和灶下的柴火的光，機靈的兩隻大眼也會把這間屋子照亮的吧？她挽起兩隻袖子，正在燒她一個人的晚飯。

我一時覺得我們休息在這里，有些不適當。但顧林躺在那只舖一張破蓆子的炕上了。顯然他已是筋疲力盡，我摸摸他的額，熱度又高到灼手的程度。

『你的病不會又犯了吧？』

顧林沒有幾許，我只聽到他牙齒的「得得」聲，他又發起冷來。我有些發慌，我們沒有一件蓋的東西。炕的一角好像是有一條棉被，我問那正在低頭燒火的姑娘！是不是可以拿來蓋一下，姑娘抬着頭沒聽完我的話，便跳起來，爬到炕上，把它拉過來替顧林蓋上去。一邊嘴裏說，她家是有兩條被的，哥哥今天背一條出操去了，把被緊緊的蓋住了顧林的蜷伏的身體，她才跳下來，臨離開，把手按按顧林的頭，對我蹙着眉說：

『一定是打擺子！』

她回去吹那因為潮濕而熄滅的木柴了，我坐在顧林的身邊從門口向外望着那悶暗的天，我聽到風還在刮，隔壁有一隻驢子在叫。我想起明天顧林是不是能走，有些愁悶起來。

姑娘對我慢慢的講起話來。灶膛裏的火又旺大起來，火光照得她的臉發紅，那件深紅的棉襖，便像蔓延着火焰一樣。

她對我講，今年打擺子的人很多。她問我顧林的病用什麼法子治過。她說有一個好方法，用白紙剪一個打鞦韆的小人形，晚上睡覺，放在身下，第二天用黃裱紙捲起來，向東南走出三十六步，用火焚化，便好了。她小時便害過一個這樣的病，是用這個方法治好的。說完便笑起來：『這是不是迷信呢？』

夜晚靜的很，顧林有時發出呻吟聲。身體越縮攏越小起來，我知道他冷，我摸摸那張棉襖，不只破爛，簡直像紙一樣單薄。在房間，我已經恢復了溫暖。我開始脫下我的軍服的上身，只留下裏面一件襯衫，我把軍服蓋在顧林的頭上。

這時，鍋裏的飯已經煮好。姑娘盛了一碗米湯放在炕沿上，她看見我把軍服蓋上去，她沉吟着說：

『那不抵事。』她又機靈地盯視着我。我只是對她乾笑了一下，表示，這不抵事，怎樣辦呢？我看見她右手觸着他的棉襖的偏在左邊的紐扣，最下的一個，已經

應手而開了。她後退了一步，對我說：

『蓋上我這件棉襖好不好？』

沒等我答話，她便轉過身去斷然的脫了下來，我看見她的臉飛紅了一下，但馬上平復了。她把棉襖遞給我，自己退到角落裏把內衣整理了一下，便又坐到灶前去了，末了還笑着講：

『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穿上的。』

她身上只留下了一件綳摺的花條布的小衫。對這個舉動，我來不及驚異，我只是把那滿留着那姑娘的體溫的棉襖替顧林蓋上，我只是覺得身邊這女人的動作，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時，侍服自己的媽媽和姐姐。

我凝視着那暗紅的棉襖。姑娘凝視着那灶膛裏一熄一燃的餘燼。一時，她又對我慢慢的講話了。她問我從那裏來，盡走過那些地方。那里的婦女自衛隊好。又問我，什麼時候，婦女自衛隊再來一次檢閱。一會我才知道，在去年，平山縣婦女自衛隊檢閱的時候，打靶，她是第三名！

馬金霞又坐在那看瓜園的窠棚裏了。已經吃過了晌午飯，肚子飽飽的從家裏跑來的汗一到這裏就完了，涼快的很吶。窠棚用四根楊樹枝幹支起來上面搭上蓆子，中間鋪上木板，一頭像梯子一樣橫上木棍，踏着上去，像坐在蓬子車裏。

好涼快呀。馬金霞把兩隻胳膊左右伸開一下，風便吹到了袖子裏懷裏。窠棚前後是二畝地的甜瓜和西瓜。爹子租來種的。甜瓜一律是「蛤蟆酥」和「謝花甜」種，一陣陣的香味送過來。西瓜像大肚子女人，一天比一天笨的休養在長滿嫩草的地上。那邊是一個用來從河裏打水澆地的架子，「斗子」懸空着。

一帶沙灘，是通南北的大道，河從中間轉灣着流過。

村邊上，那個斜眼的打鐵匠的老婆，又爬上她那蔓延在一顆大柳樹上的葡萄架了。從馬金霞這裏也會看見那已經發紫的纍纍的葡萄。馬金霞給這個鐵匠老婆起了一個外號，一看見她便叫起來：

『饑懶斜！』是因爲這個老婆是頂饑，（不住嘴的偷吃着東西）頂懶，（連丈夫打鐵的風箱也不高興去拉）頂斜的（眼也斜脾氣性情兒也斜）。

那女人從葡萄架上揮過身子來，用手護着嘴像傳聲筒：

『金霞又賣俏哩嗎，看過路的那個臉子白，招來做駙馬吧！』

『放屁，放屁，放屁！』馬金霞回罵着。

『你看你不是坐在八人抬的大轎裏了嗎，要做新媳婦了呢！』斜眼女人扭着嗓子怪叫。

馬金霞便不理睬她了，理她幹嗎呢，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，滿嘴噴糞。水冲着石子，嘩啦啦的響着。

馬金霞把鞋脫掉了，放在一邊。把右腿的褲再挽到了膝蓋上面，拿過一團麻，理了一理，沾着唾沫搓起麻繩來。隨口唱一隻新鮮小曲兒：

小親親，

我不要你的金。

小親親，

我不要你的銀，

只要（你那）抗日積極的一片心！

一架担架過來了，四個人抬着急走，後面跟着兩個人揮着汗。馬金霞停止了唱。

『住下，住下。』後面一個人望了一望瓜園嚷着。

『什麼事，這裏晒的很哩！』抬的人問着，腳也沒停，頭也沒回。

『王同志不是說要吃瓜嗎，這裏又有甜瓜又有西瓜，住下，住下……』
担架住下了。在一牀白布罩子下面，露出了一個臉。黃黃的，好大的眼睛啊。
頭歪到了瓜園這邊，像找尋着什麼，微笑了。一個民兵跑上來喊：

『下來，小姑娘，買瓜。』

馬金霞赤着腳下來了，快的像一隻猴子。兩步併作一步，跑到傷兵的面前，望

了望那大眼睛，又看見那白布罩角上的一片血跡就咳呀了一聲。

她帶那個人去挑選瓜了，告訴他還是給同志一個西瓜吃罷。受了傷吃甜瓜不好，肚子痛還不要吃甜瓜呢。那個人以為這女孩子要做「大宗買賣」也便沒說話。馬金霞在瓜園裏踐踏着，用手指一個個的去彈打着瓜皮細聽着聲響。然後她問：

『是百團大戰受的傷嗎？』

『是，真是英雄呢。』那個人讚嘆着，『可是你會挑選瓜嗎？』

『你瞧着吧。』

馬金霞想起在西北角上那個血瓢的西瓜了那是她前天就看準的，她把它摘下
來，親手抱過去。

抬担架的小伙子們還不相信，就地把那瓜用一把小刀剖開來。

瓜瓤是血紅的，美麗的，使人想起那白布罩上那美麗的，戰士的血跡了。幾個
小孩子誇獎着，問價錢。

『送給同志們吃的，不是賣的。』

雖經那戰士也用微弱的聲音訴說着這不好……但馬金霞跑上窠棚了。她對那遠處的葡萄架上的女人喊：

『餓懶斜。把你的葡萄送些來。有位受傷的同志呢。』

可是斜眼女人問了：

『買幾毛錢的呀？』

有什麼意味呀！馬金霞氣惱了。總是「幾毛錢」。她常見斜眼女人煩絮的和來買葡萄的同志們要着大價錢，而賺了來往自己壞嘴裏……吃飽了和不三不四的壞男人囉舌頭，有什麼意味呀！

三 子弟兵之家

從前，村裏的人稱呼她「三太家的」，現在當婦女自衛隊分隊長找上她的門子是喊：

『李小翠同志！』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孩子長大

要像爹一樣

上戰場

孩子便『馬，馬，』叫起來，小翠叫孩子騎在自己頸子上，接着：

騎大馬

背洋槍

唱到這裏小翠又想起心思來了：『誰知道他騎上馬沒有呢？』三太那大個子大嘴大眼睛便顯在她眼前對她笑了。她頑皮。喃喃地好像對孩子說又好像對三太說：

『你呀！多打好仗呀！就騎大馬呀！』

風吹窗簾動起來，小人們動起來了。她願意風把這話吹送到三太的耳鼓裏去……



• 1949 •

本 定 價 元
